

重返太湖

朱巧英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朱
巧
英

2000. 5. 10.

柔情如水的渔家女子

吕锦华

多年前去东山，东山的作家就对我说，他们这里有一位渔家出生的作者，写了许多漂亮的散文。因每次总是来去匆匆，而那位女作者又总是在水天一色的湖上行走，故一直没有机会相见。

九月的一天，一位胖呼呼黑黝黝的女子站在我办公室门口亲昵地叫了一声老师，然后自报家门说她就是东山的渔民作者朱巧英。

我一阵惊喜。我们就这样相识了。小朱送我一本几年前出的散文集，当晚我就看完了，这是她的第一本集子，尽管在文字处理上还显嫩稚，但洋溢在文章里面的那份真情，那份毫不做作的对渔家生活的热爱与对亲人的思念，立刻深深把我吸引了。她写雨中的太湖，写网船人的夏天，写小北湖的秋天，写张鱼老人，写……，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块多么新鲜的天地，它仿佛就这么湿淋淋地叠现在纸上、在我们面前一一闪过，让人喜欢不尽激动不已。

现在朱巧英的第二本散文集又要出版了，书名取为《重返太湖》，一看就知道又是一本写湖上生活的小书。读完里面的文章，不觉又多了一份感受与感慨。首先渔家女写书不容易，她每天要面对的不是一张白纸而是一望无际的太湖，是一份沉甸甸的生活，但小朱却把写作当成是自己的一种精神支柱，

在艰苦的生活中不时觅得一份份诗情留下一掬掬清新活泼的文字，送给我们这些远离山水久居城里的人，让我们一起来分享她捕捞的喜悦与艰辛，分享她湖上生活的单纯与安静，这真是送给我们的一份最好精神美餐。其次，与第一本散文集相比，可以明显看出小朱在文学创作上的进步与成熟，《重返太湖》里的文章，无论文字处理取材布局，都比前一书有进步，也更耐看，这是小朱这几年来的努力、与努力后的成功。读着这些文章我们会想，都市真是太喧闹了太拥挤了，什么时候，我们能到朱的那片水天一色渔家人生活的世界里去走走呢？

请看她在《与鸟共处》中写道：“这是一方神奇的水域，就在那三分之一的地盘上，一只只大大小小的鸟巢出现了，在三四根粗苇杆上的鸟巢，如一只只精臻的笔筒，在一堆堆浅水草丛中的鸟巢，似一只只圆大的菜盆。从暮春开始，各种各样知名的和不知名的鸟儿一大早便成了雄鸡报晓。有的引吭高歌，划破长空；有的浅唱低吟，婉转动听；给无法安装家电卡拉OK的我们，带来了天籁之音。”而读她的《湖岸抒怀》，渔家女那份浓浓的诗情又让人激动不已：“你是长长的堤岸，我是浩浩的太湖。你用石的坚定呵护着我，我以水的柔情拥抱着你。我们相依相偎心心相印。你不羡慕柳的多姿草的缠绵，我不感叹涛的壮观波的涟漪，你存在多久，我陪伴多久，我一旦枯竭，你将毫无意义。你是巍峨的岸，我是宽阔的湖，你用爱的忠贞为我筑起一道牢不可破的防线，我以情的痴迷为你编织千万个美丽的神话。我永远不会让你望眼欲穿，只要你为我守候一生。”——这难道仅仅是一首诗吗？不，这分明是小朱内心深处情感的流露，这是小朱对爱情的一种宣言呵！

朱巧英写得好的，还是那些写渔家人生活的散文，这是因为她太熟悉了这份生活，这是因为她天天浸渍其中呀。在《蒿

草赋》中，她写道：“自从移栽了一船头蒿草，白茫茫的水面光秃秃的四周，从此郁郁葱葱春意盎然。……每年立夏起，蒿草完全成熟和金灿，那海带般的叶子、树杆似的蒿管成了鱼的最佳饲料。也是从立夏起，我们开始收割蒿草……。有时，他带上我爱吃的早点，我便坐在船艄边犒劳肚子边为他撑船，他放开双手，弯曲身子，捧起一把，又撒一把，那么迅速与熟练，一夜无食的鱼，有的翘起尾巴狼吞虎咽，有的衔上几根游向一边独自慢用……。从嫩绿到青翠，蒿草作为一种饲料，给鱼一生温饱，给湖一片美景。”想象着小朱与爱人在湖上给鱼喂食的情景，寂寞的生活因为有了爱而变得甘甜了。

在《老渔民》、《船上岸》等文章里，我们看到了一种非常新鲜的渔家人的生活。有房不住、喜欢挤在小木船上的老渔民，大清早月亮还高挂天上时就在湖上忙碌起来了，中午打开煤油炉炒上两把虾煮上碗把鱼再倒上杯把酒，而到了晚上船漂到哪个港口就歇在哪个港口，虽然一生总在漂泊却已喜欢上了这种漂泊生活的老渔民，其独自拥有的那片湖山，是多么让人向往呵。而船上岸后众人帮忙修船的情景，又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渔家人相互之间团结友爱的深厚情谊。

朱巧英还有一些说说而已的文章，读来也让人感到充满灵气充满思想，感到原来在小朱敦厚朴实的外表下，还深藏着一颗灵敏活泼的心。小朱有生活，生活是成就一位作家的根基；小朱又是一个多情善良坚强的女子，这样的女子是最适宜去写文章的，我们期待能读到朱巧英更多更好的作品，我想，那些水淋淋活泼泼的文字对于每个久居城里家中的人，都将是心灵全新的享受。

目 录

柔情如水的渔家女子 吕锦华(1)

第一辑:水上掠影

蟹缘	(1)
锅巴飘香的日子	(3)
独麦草	(5)
捉芦燕	(7)
梭子	(9)
蚬子声声	(11)
老渔民	(13)
捕捉秋天	(15)
船上岸	(16)
蒿草赋	(18)
太湖颂	(21)
水上漂,住新楼	(23)
渔歌二拍	(25)
渔光曲	(29)
网箱养殖前程似锦	(31)
浪漫夏日	(33)
草风	(35)
芦苇的启示	(37)

水上奇观	(39)
水上蔬菜	(41)
捞水草	(43)
与鸟共处	(45)

第二辑：野外拾趣

秋游东山	(47)
劳燕双飞	(49)
晨练	(51)
我爱早起	(53)
今年又是春来早	(54)
立夏	(56)
手·脸	(58)
又闻桔花	(60)
宠物	(62)
题花	(64)
冬思	(66)
淤泥	(67)
挖野菜	(68)
东山的树	(70)
多情的梅雨	(72)
湖岸抒怀	(75)
重返太湖	(76)
咏雪	(80)
梦断牛腰泾桥	(82)
秋月	(84)
农家小院	(86)

母亲湖	(88)
竹	(91)
松陵一中	(93)
乡间小桥	(95)
鹰之歌	(97)
追野鸭	(98)

第三辑:心灵深处

人生能有几回搏	(100)
忆外婆	(102)
好婆种的菜	(104)
女儿小帆	(106)
无题	(109)
心祭	(111)
为谁而活	(114)
找回童年的乐趣	(116)
不想说话	(118)
我的学生时代	(119)
与他同行	(124)
写字台断想	(127)
吴江,这是你吗?	(128)
庄户人家	(129)
做乡下人,真好	(131)
来子	(133)
母亲的心愿	(135)
真正的女强人	(137)
外婆船	(139)

第四辑：说说而已

选择	(141)
劳逸结合	(142)
富裕	(144)
零用钱	(146)
后悔	(148)
孤独	(149)
浪漫	(151)
爱好	(152)
支撑点	(153)
爱	(155)
财产	(156)
生命力	(157)
一句话	(158)
女人	(159)
劝	(161)
公平	(162)
年轻	(163)
心理准备	(164)
得与失	(166)
缘故	(168)
成功与失败	(169)
距离	(171)
成熟	(172)
后记	(174)

第一辑

水上掠影

锅巴飘香的日子，是神仙过的日子。

蟹 缘

当我闻到山上的桂香，看见庭院的菊开，便知道湖上的蟹也肥了。

小时候，也许人也小，见到的蟹不过五分硬币大小，它硬壳虫般爬在竹簖里。那时候，我父母在水上张竹簖——即用竹丝围成的簖，为了防止爬掉，常在竹簖最上端罩一层蜘蛛网似的渔网。这样一来，最不安份的蟹也老实多了，只有几只狡黠又自作聪明的蟹才总盯住一处，并用钳子般的螯足咬出一个洞，然后悄然出逃。

由于蟹小又不值钱，父母常当菜或零食给我们吃，无论是清炖的——将小蟹洗净，然后，对准肚皮一劈二，放少些姜丝和盐放在饭锅里的蒸架上，这种做法，最省佐料却最有味道和营养。还有就是整只拌些面粉糊煮吃，都个个吃得满嘴油光，满身蟹腥。

前几年，我和我爱人在湖上用渔具捉虾，会捉到很多河蟹。我们将大的换钱，小的放入网箱养殖。养蟹说难不难，说不难也难。头两年，我们误听了蟹种贩子的话，养的都是些假冒伪劣，既不识蟹的分类（有中华绒螯蟹、日本绒螯蟹狭额绒

螯蟹、直额绒螯蟹），更不知各种蟹的习性与爱好，一切都那么盲目，那么幼稚，当然成绩欠佳于是无心再养。但是偌大一个水面单单养鱼又不肯甘心，那么便不当一回事，先把市场上收买的几十只，又把从水里捉到的几百只，通通地放进网箱——让蟹们听天由命，我们也听蟹由命。真是有意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前两年 160 斤蟹种，吃辛吃苦也只有万把块钱的收成，可是今年，总共只化了几百块钱，漫不经心倒得了好几千块钱净收入。一方水土一方人，说不定也是一方水土一方蟹呢。我和爱人猜想着，蟹儿大概就像人儿，也会水土不服，前两年下的是洋种外地种，就算个个成活，它们也都要化一番生命力先适应此间的水土，待到适应了，生长期也快结束了。

既然尝到了甜头，也想通了道理，第四年当然还想再干，但是小北湖不准再行养殖，我们上了岸就不再养蟹而只是在晚上照蟹捉蟹了。照蟹可真有趣。夜里，一束电光在水草上寻视。船慢慢向前，不可惊动水草，惊动水草等于惊动了蟹。水底的蟹，一到夜就在旺草中爬进爬出，不知在寻食，还是在觅欢。昆虫是没有听觉的，蟹儿难道没有视觉吗，要不然被那么明晃晃的光柱直射着，它们为什么竟连一点死活都不知道呢？只要一照着蟹，船就得速停，手中的网兜箭一样套下去。由于捉蟹的网兜做工精致又很特别，又由于船头两个人眼明手快，往往十拿九稳。

照到的蟹无论大小，从来不去换钱。因为蟹的药用功能太多。蟹肉可清诸热，散血结、续断伤；理经脉、滋阴等，蟹壳可清热解毒，破瘀消积止痛等，这在《本经逢原》、《本草拾遗》、《随息居饭食谱》中有详细记载。所以我们就自己吃。

锅巴飘香的日子

有一天中午，我干活晚了，来不及回家，便在姑妈船上吃饭。

姑妈与姑父在水上网箱养殖，虽正值冬闲时节，但明年的准备工作还是很多，我怕给他们添麻烦便想自个儿动手，谁知他们真客气，自家人也当稀客。又是引炉子又是开煤气又是烧行灶。煤炉烧水，煤气炒菜，行灶煮饭。三样并进一举三得，一支烟功夫就水开菜熟饭香。

一开始，我并不明白，姑妈家又不缺钱化干吗还受烟雾缭绕？后经姑妈一解释，才不能不为他们的精打细算而折服。

其实，不要说水上，就是岸上也该同样，可我家自从盖了楼用了煤气，只能当柴禾的旧木料搁了四年多，桔地卖后锯下的树也快十年了，送小叔一船舱，还有半房子……平日里，有空没空，总是电饭锅、液化气，直到月底算算，电费不少，煤气一月一瓶才免不了心疼与发急。

人真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啊，想过去烧灶头那些日子里，一张废纸，一片枯叶一节枝梗都不放过，可现在

一年到头，浪费多少不必要的开支啊？

纵然，经济在发展，生活在好转，但优良传统不可丢，节俭应是每个人每个时代都该提倡且发扬光大的。

也许行灶烧的饭特别的吊胃口，也许内心触动很大，揭开锅盖，锅巴的芳香扑鼻而来，它不焦不粘，松脆可口。久违的锅巴，我吃了一大碗饭，竟然还吃了一大把锅巴。

当然，在吃锅巴的时候，我同时也吃出了人生的哲理：那就是有锅巴飘香的日子，人决不会饿肚皮，否则即使腰缠万贯也会‘坐吃山空’，‘做煞不如一算’么。

独麦草

认识独麦草，是在自家养鱼时。

每当岸上割勿着青草湖上捞不到水草时，我们便开始挖河泥。河泥一可筑埂；二可种草。往往河泥一上埂，独麦草籽就菜籽般撒了上去。

撒上去的草籽没过多日，就密密匝匝纤纤细细毛茸茸一大片。再不过几天，就将这根根绿针似的独麦草种一锹一锹铲下来，然后掰开，最后，一小撮一小撮韭菜一样投放在另一块丝般柔滑的池埂上。

由于年年投放，所以人工播种与播种机播种一模一样错落有致，并然有序。等到池埂的末头投放结束，池埂开头种的独麦草几乎可快割下喂鱼了。

我们养鱼，假如只吃精饲料象菜饼、麸皮、小麦，那一年到头辛辛苦苦的辛苦钿（不要说本钿）都捞不回来；但假如光吃天然饲料（青草与水草及自种的独麦草），那一亩水面的池塘也有二、三千元的收入。

有了本小利大的独麦草，每年冬末与初春之间，我们养殖

户便没了后顾之忧，也没了奔波之苦。

独麦草，有麦的要求和特点，也有麦的形状与生长规律。

在万物凋零的季节，有独麦草的顽强生长，夏的蓬勃便扑面而来。

捉 芦 燕

太阳上岸了，月亮下湖了。父亲扎上蛇皮袋，带上手电筒；母亲拿上铁畚箕和敲锣棒，我，跟屁虫似的跟在后头。

小船离开大船，划过一块白水，跃上一方蒿草就潜入了芦苇塘。

森林般高深的芦苇塘，千百种怪虫如蝉般鸣叫，只有如灰的芦燕蹲在芦杆上一声不吭。

母亲一手撑船，一手敲锣，随着震耳欲聋的锣声，父亲手中的网兜套向了芦燕。此时的芦燕如军号一响晕头转向的敌人，一下不知所措。

有时，皓月当空，夜亮如白昼，父亲便扔下特制的网兜和手电，赤手空拳如织般捉起芦燕。芦燕，麻雀大小，腹部，略黄，背面，稍黑，且身体偏胖个子较矮，与家燕少许不同。

大概总栖息在芦苇上，才叫芦燕吧？

每当夏夜来临，蒿草青翠，父母总不忘野趣一番。

捉到的芦燕，鲜吃吃勿完，就送一些人，当然，也腌一些晒一些……

在太湖捕鱼拖虾时期，我家最高挡的荤菜除了小鱼小虾便是芦燕了。那时候，还没时兴味精，但那天然的鲜美，不知比有味精的津津有味了多少倍。

那时候，我们没有玩具，慈爱而细心的父母每次捉芦燕回来总不忘留下一些‘活口’，让我和弟弟们的童年生活也有滋有味和丰富起来。

梭 子

凡与网结缘的人，都离不开梭子，而削梭子的往往是村里那些与网无一点缘份的老头。

村委会看传达室的孙老伯，便是其中一个。他削梭子时间不过二、三年，只能称其为后起之秀。

一开始用他的梭子结网，真是看在“情面”上，当然，也好在他总有言在先，先试用，再付钱。有时，实在过意不去，就一手拿货一手交钱，他也总比别人的便宜一、二角。本来一只梭子外面的买价不过5角钱，这样一来天晓得，还有什么赚头？但孙老伯说他学会这门手艺不仅为了增加外快，还增添生活情趣和精神寄托，真是老有所为啊！

削梭子的材料，精打细算的人往往为省几个钱，找些只当柴禾的毛竹头，而孙老伯总是买下整根青毛竹。为怕结网时，梭子容易豁嘴，在测量时，尽其所能两头都有节口。

几十只毛坯梭子锯好了，再一只只精雕细琢。

孙老伯手上有一把竹刀，二把凿子。竹刀派大用场，每只梭子都是它的功劳，二把凿子用来剔舌头。在削梭子的整个

过程中，最难最险的活是剔梭子的舌头。那舌头不过二、三公分见长，牙签一般粗细。稍不留神就会整只梭子前功尽弃，而舌头与上头及两侧的空隙又只有1毫米左右，略不小心就会手指见“红”。剔好舌头，再削梭子的头与尾，最后，全面加工，大约25分钟，一只梭子算大功告成。

另以为这一只只梭子貌不惊人，可它也有它的规格与讲究。孙老伯做起来面面俱到，说起来头头是道。当然，想着梭子的由来也津津乐道。

相传，出于一条穿条鱼，也有的说因此工具穿梭于网上快如疾飞的针子，故称之。

上两年冒出了什么塑料梭子，但由于它像塑料桶般中看不中用，没过多久便被淘汰了，经久耐用又价廉物美的竹梭子总是独占“网”头独领风骚。

蚬子声声

一走进光明村，耳旁便蚬子声声。

无论严寒还是酷暑，渔民们在村干部带领下，进行蚬子加工。一星期至少有一次任务。每包蚬子20公斤，一包蚬子25块钱。假如一家人家包三船，每天就有近千元收入。三年下来，造一幢两楼两底的楼房笃笃定定。

蚬子与螺蛳同类，也属水产品，较蚌小些但有蚌的形状，其肉鲜美可口，使人回味无穷。

蚬子生在太湖，成活率高，长势很快。

一走进光明村，耳旁便蚬子声声。

无论老人还是孩子，都会拣会挑。活蚬的声音很脆，如敲新缸，死蚬的声音空荡荡的如敲有裂缝的旧缸。蚬子，其实不是挑出来，而是敲出来的。一粒蚬子，从捞到洗，从洗到拣到挑到敲再到查……要经过多少人的手啊！人们数计着有无死蚬空蚬，用冬天冻得血红夏天热得脱皮的手，用脑用心用一生的智慧与勤劳。

为了把蚬子及时出口送往日本，人们不分昼夜，手粗起

来，脸黑上加黑；为了确保质量，村民的双眼凹进去了，衣裤脏上加脏，可心里高兴，钱袋鼓起来了，房子也不再凹得难看，心中充满了自豪。

啊！蚬子，一阵阵的蚬声，敲得我这个局外人，常常心痒痒，蚬子声声。

老 渔 民

村里有些老渔民，他们有房不住，有福不享，成年累月挤在菱桶般大小的木船上。他们穿着斜襟蓝褂，大裆灰裤，脸膛紫红，双手粗硬。

大清早，月亮还高挂，星星仍满天，他们就在湖上忙忙碌碌；中午 11 点光景，打开火油炉，炒上两把虾，煮上碗把鱼，再倒上杯把酒，清淡的日子总是芬芳四溢，如痴如醉；下午三点多钟，虾篮或鱼篓一抄，跨上罗圈腿上街去。“卖虾卖鱼……”一路上叫卖像个卖杂货的。由于价格合理水产新鲜，所以人未到市场，篮、篓已空。

晚上，到哪个港口就在那个港口停歇，看看你看看我也看看天气听听书听听风。

冷天，拖拖虾，如拖不到虾，就晒晒太阳，睡睡懒觉；夏天，张张丝网，如张不到鱼，就敲敲木板，木板一敲，鱼儿乱窜；网上便有了鱼，脸上便有了汗和笑，那汗和笑里渗透着勤劳和欣慰，也渗透着几十年的经验与毅力。

一般女的握橹，撑篙；男的倒鱼倒虾，一丝丝渔网，一丝丝

白发，飘着鱼鳞，闪着银光。一张张芦席，一张张芦席般的脸。
撒满岁月与艰辛，也撒满喜悦和自豪！

捕捉秋天

碧水茫茫的太湖，蒿草由青变黄，蒿米成熟，如粒粒闪光的麦穗，白鹅、灰鸭大饱口福，欢呼雀跃；芦苇粗壮、挺实，似根根金竹；芦花盛开，吐絮如棉。假如有风款款而来，远远望去，仿佛亭亭玉立的少女在风口浪尖上翩翩起舞。

男人们挥动着柏油般黑亮的双臂，流淌着大伏里一样豆大的汗珠，捕捉鱼儿最后一批天然饲料——蒿草；女人们也捕捉着排排芦苇，开始编织芦席与智慧，节俭和朴素。芦席盖到船棚上，也常常盖到风雨雕塑的脸颊上。

天高气爽的季节，渔家种的菱鲜脆活嫩，似乎整个太湖与城镇都芬芳与温馨起来了；莲蓬如台灯一样垂立水中，但它的亮绿照遍了每个大街小巷、老人孩童。

桂、菊争香的季节，网箱里养殖的鱼、虾、蟹大摇大摆出现在人们的菜桌上，回味在人们的心坎上。价格尽管每年不同，但捕捉丰收的喜悦每年有增无减。

当然，最主要的是，渔民每年总能为自己也为别人捕捉一份好的前程与好的心境。

船上岸

就像枝修剪，人理发一样，渔民每年都要上岸修一次船，这就叫“船上岸”。

渔民修船一般在夏天，因为气温高，所以洗净的船干得快，搽上的桐油亮又牢。

船上岸的人家，即使家有高楼，也喜欢在船附近临时搭一个棚。虽然白天太阳毒辣，但一到夜晚，河风习习，凉爽舒服，不亦乐乎，加上一来可看着修的船，二来用水也方便。那棚如放到水上，活像一条船，尽管木板当铺“吱吱嘎嘎”，行灶一搭，烟雾缭绕，但煤油灯一吹，便迷迷糊糊地进入梦乡，任凭青壳田鸡叫得锣响。

修船前，需将船底的青苔、泥水一一冲洗清爽，然后用刨子刨萝卜般刨掉厚厚一层船皮，再上油。

洗好船，须晒上两个日头。一般来讲，不换板又保养得好的船自己捻捻缝即可；要换船板，叫来修船匠，次数多了，自然十分熟悉。有几个老修船匠，与其说来修船，不如说来活络活络筋骨，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劳动劳动，越老越要动”，加上有

茶喝有烟抽有酒沾，虾嫩鱼肥不收工钿也其乐融融。修船匠与修船人一搭一档一随一和，一年见一次面就像千年碰一次头，家常话拉了一船头。

船上油后务必保护好，所以天一黑，船就遮掩得严严实实，明天一早再掀开来。一般来说，船上岸到船下水，需一个月左右时间。若哪家船要下水，左右乡邻不用喊，就自告奋勇蜂拥而上，把船“杭唷、杭唷”抬下水。锃亮如新的船就“哗啦啦、吱溜溜”地在水里鲜活起来。

蒿 草 赋

蒿草长在水上，却永远成活在我心上。

虽然，它没有青草的缠绵，也没有水草的深藏不露，但它的蓬勃，它的无私无畏，却无与伦比。

开头两年，我们在小北湖养殖，四周没遮没拦，风吹浪涌，网箱摇摇欲坠；所有的鱼食——水草也总要早出晚归去老远打捞。

为了网箱为了省时省力又省钱，我爱人想出了移栽蒿草的办法。

自从移栽了一船头蒿草，白茫茫的水面，光秃秃的四周，从此郁郁葱葱，春意盎然。

尽管一开始，移栽的蒿草由于水土不服，“青黄不接”，但没过多久，瘦长、蜡黄的蒿草逐渐转为高大结实，几年后，三亩水面扩展到二、三十亩。

每年立夏起，蒿草完全成熟和金灿，那海带般的叶子，树杆似的蒿管成了鱼的最佳饲料；也是从立夏起，我们便开始收割蒿草。有时，我也起个早，尤其大热天若等爱人上街卖掉水

产又买回食菜回来，炎热早已蒸笼般覆盖湖面。等到女儿六点左右醒来，已刈好一船头，送女儿上了学，若天还凉爽水还清冽，便继续握镰奋战。

等到爱人上船，毒辣辣的太阳犹如一支毒箭猛刺下去，防不胜防，躲也没法躲。由于他主外，我主内，所以每当见我潜在密不透风的蒿草丛中，他恨不得变成了孙悟空从岸上一跃跃到船上。

恰到好处的体帖，不仅能增进夫妻感情，还会加添几许浪漫情调。

因为由于我的缘故，一早三、四点钟起床倒虾鱼的他不用再马不停蹄地割草，只要将我割好的蒿草投入网箱就行。

有时，他带上我爱吃的早点，我便坐在船艄边犒劳肚子边为他撑船，他放开双手，弯曲身子，捧起一把，又撒一把，那么迅速与熟练，均匀又赏心悦目。一夜无食的鱼，有的翘起尾巴狼吞虎咽；有的街上几根游向一边独自慢用；一船蒿草一个上午只吃剩下半船头草根根。

每年五月到十月，我们不用化费一分一厘买一点精饲料，蒿草成了我们的“摇钱草”。

由于一半在泥里一半在水上，所以蒿草比任何草都长得快与好，这儿割了一方，不到半个月那儿又可收刈了。

那块蒿草，自从交一些水面费给渔管会，便属于了我们。每年春秋两季，我们还可以从茂盛的蒿草中捉到很多鱼虾，增加不少收入，每年夏冬，又有不少野鸭乱窜乱飞误入渔网或虾笼，成为我们的美味佳肴。

只要有水又有泥土，无论水土多么贫瘠，都能旺盛地生长；也不论风雨如何凶残，都能挺立过来。从嫩绿到青翠，蒿草都作为一种饲料，给鱼一生温饱，给湖一片美景，无怨无悔。

只要有人来移栽，我爱人总是有求必应。在我心的湖面上，他不就是一枝永绿不衰的蒿草吗？

太 湖 颂

一

一方山水养育一方人。

太湖浪的执着,太湖水的坦荡;太湖鱼的鲜美,太湖草的灵秀,养育出太湖儿女的骄傲。

二

清澈的湖水,清冽的湖风;清静的湖面,清爽的湖岸;清凉的湖夜,清秀的湖草,永远是清新的感觉。

三

在一些人眼里,水草花很不起眼,但它顽强,无需沃土;无需依靠;无需遮风避雨。

只要有一泓清水,它便旺盛地生长,且如期开放。花不大,不多,但圣洁、光亮,无与伦比。

它开给湖滨的渔民;湖中的芦苇;也开给波浪里自由的

鱼；天空中翱翔的鸟。

百花丛中，水草花算不上十分鲜艳，却是最最美丽。因为它有草的颜色，水的洁净。

水上漂，住新楼

我家 1995 年春建造的楼房到今天为止，总算告一段落。

二十年前，我家祖孙三代近十来口人吃喝拉撒全在两条大小不一的木船上，天冷，人多有益无害，但一到热天，船舱、船艄、船头均睡满了人，多少次，睡船头的人睡着睡着睡到了湖床上。

陆上定居后，一开始住的是个小草棚，稻草顶、泥沙墙、竹帘门。简陋和矮小得一脚两拳也会掀个底朝天。

稍大后，住的也是一个草棚，只是面积稍大些，材料精致了一些。由于草棚狭窄，我和二姐的心胸也狭窄起来，我们常常为三尺竹榻床睡不舒服而斗嘴呕气。

在大草棚里住了好几年，才分到了两间三十平方米的新楼房，但兄嫂刚成家，弟弟已长大，快二十岁的我只能在楼梯间栖息。

好不容易自家盖了三大间平房，可因为两个弟弟快成家立业，我的少女之梦仍在客厅一角编织。

二十年后，我嫁到东山。小夫妇拥有了一间平房，不久，

姑娘出嫁，公婆又买了一间旧公房。公婆和我们小夫妇俩整整有了三大间，虽不是很新，也不是高楼，但与十年前住木船、草棚和好几个人住一间平屋比确实好多了。

今年我家搞基本建设，添平台、装卫生设施，住房面积足足 160 平方米。我仿佛步入天堂，干活回家头一件事，便是淋漓尽致享受沐浴，用脚盆洗浴的日子已成为往事。

渔歌二拍

虾塘

开春没几天，塘里就不时生出了星星点点的小东西——虾子从冬眼中醒来了，阳光与和风是它们的香饵。毕竟是春天啊，才不过几天呢，青草丝棉般织满了塘岸。

阳春三月，虾塘春意盎然，塘边是杉树、桔树、桃树，生机勃勃；塘里的小东西们也已不再细如星点，怎么说呢，它们已经是小伙子、大丫头，开始学会打闹嬉戏，逗人注意啦。

四月底，暮春了，塘里有丛丛蒿草、青青芦苇，水上窸窸有声，水底却是虾儿们幽静的避暑行宫。人啊，几时也能做一只虾、变一条鱼？

其实，我的女儿就是一只虾，在这些风和日丽、鸟语花香的日子里，她每天都周游虾塘，轻快的步子，明亮的眸子，摇曳的小手，稚嫩的声音，仿佛也成了这虾塘，这春天的一个部分。女儿可爱而调皮，地上的她，正像水里的虾。她一点也不懂得我们的操心啊。

一到三月，我和丈夫就开始为虾们的吃而忙碌。去年，喂的小鱼——啊，人们都说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几个人知道还有虾米吃鱼的事呢——那时我们还在小北湖上捕鱼捉虾搞小生产，常把一些卖不起价钱的小鱼当作饲料喂虾。小虾喜欢吃沉入水底的食，我们每天就将小鱼烧上几锅倒入水中，虾宝宝吃了好消化，能长得又快又健康。夏天来了，虾儿大了，我们在书上看到，天然饲料中螺蛳肉最有营养价值，于是就搞了一台小小的粉碎机，或者打捞，或者购买，有时还去蚬子加工场拾拣，弄些螺蛳粉碎之后来喂养它们。每天下午，当莫厘峰上留有半个太阳的时候，虾塘半明半暗，馋嘴的虾们睡足了午觉，从不知晚跑了出来等着。这时，丈夫就拎着几十斤重的一只铅桶，走一步，撒一把，等到撒完，日头已到山脚，一天的虾事也就完了。

日暮中，丈夫从塘边归来，女儿远远地就扑去呼叫爸爸，我却常思绪万千，常常想起过去的坎坷，那是一段多么困难的日子啊……但是，过去了，终于过去了。有时候，女儿睡去之后，星星月亮和我们一起乘凉的时候，我和他总会你一句，我一句地说起那些时候。真是奇怪，我们像别人回忆过去的荣耀与幸福那样地回忆过去的痛苦，我们喜欢这样，有时候我们甚至觉得这是一种享受，一种只有我们才有的享受。

虾儿大了，养虾人自然舍不得吃，为的是要让它们变成金钱。但我们却喜欢用它们来招待客人，特别是那些从外地来的人们——那时候，客人们吃得合不拢嘴，我们笑得合不拢嘴。每当这时，我们又体会到一件稀奇事：原来，当自己的劳动被人们享受的时候，劳动者却可以享受人们的享受呢！

女人与草

这是一片野地，每年都能长出青青的草。草一来，这群女人便来，她们如饥似渴，仿佛不是在割草而是在抢劫，没有歌声，没有笑声，甚至也没有话声，只有唰唰的刀声与草声。

她们往往是肩着扁担而来，来去匆匆，争先恐后，去时才显出了女人的美：夕阳里，她们满载而归，弯曲的扁担，弯曲的路，还有略微弯曲的身影，是一行轻飞的雁，更兼着吭唷吭唷的担歌。因为收获，我能体会她们归去的愉悦，就像我风波一天归来，鱼螺满舱，人虽累得骨头架子都要散了，但心里却高兴得很。

初春时节，草不太长，颜色嫩绿，茸茸的像出壳不久的鸭雏。但是，只要刚刚抓得住，就逃不过这群女人的眼睛，也逃不过她们的镰。

仲夏，黄梅草长满野地，池边、树下、农舍旁，她们蹲着身子，隐约其间，真不知是她们美了绿草，还是绿草美了她们。不须多时，草儿纷纷倒下，她们会直直身子，擦擦汗珠，远远看去，就像站在地平线上，瞬间里怎么那样高大？

秋天来了，草儿老了，绿色苍苍，刈草声更加清脆，担子也更加重了。她们还是她们，没有因此而疲倦，没有因此而怠慢，只不过皮肤已经成了古铜色了，所以汗珠也成了古铜色。

差不多一直要到初冬，野地里，田岸边，几乎只剩下一种叫做“东阳草”的东西了，她们照样地来，也照样地割，一直割到根，一直割到东阳草都没有之后，这里才没有了她们的身影。

我也要草，但那只是草鱼要吃的草。我要到很远的地方去割我的草，她们却到我们这里来割她们的草。这是多么有

趣的事啊。

有时候我会忽然产生一种怪想，好像女人离不开草，草离不开女人，我甚至骄傲地想：我们女人就是草，草是天地之间最富有生机的，地球上如果没有草，那就一定什么都没有了！

渔光曲

早春二月，太湖上的渔民们开始忙碌起来。其中的抄虾浮和张丝网最为有趣。

一 抄虾浮

抄虾浮是经久不衰的捕虾工具，它本钿轻，每年只要在冬天上山买几百元果农修剪下来的松树枝，挑挑拣拣，扎扎实捆成柴禾一样。虾，这小精灵一到春天，胃口特好，渔民们靠着几十年的捕虾经验，便在虾浮上藏着一网袋一网袋鱼类的饵料。成群成批成团的虾从湖边从石洞或从草丛从泥底涌出来，一见虾浮便会栖息。虾浮对虾来说，既是餐馆又是旅店。渔民们一到太湖开放季节，便将虾浮一长条一长条投入水中。白色泡沫或玉苇林立便是虾浮标记。由于虾贪吃又好动，渔民几乎天天去抄虾浮。男的蹲着身子，女的撑着篙子。船稳稳当当不慢不快也因为俩人合作得天衣无缝，最大的风浪也不在船下。

短短一个春季，虽只几百个虾浮却也能抄到老俩口一年

的菜钿。

二、张丝网

张丝网，是一种捕鱼工具。那丝网，乳白色，薄如蝉翼，轻胜洋线。跟抄虾浮一样，利大本小，所以层出不穷的新式工具出现也淘汰不了它们。张丝网说难不难，说易不易，它要求放网的人技术娴熟到位，撑篙人快慢有致密切配合，尤其转弯时，稍不留神撞上船，就能网破丝乱甚至一团糟。

而鱼一经钻住，就在劫难逃，所有的丝网都被牵动，且越牵越牢。

张丝网不易，拿丝网上的鱼更不易。一根根一层层，非得极有耐心不可，拿下的鱼又得安然无恙。乱了的丝网要理成原样，何况丝网上杂物很多，不精通者绝对不行。

一年四季，春天是捕鱼捉虾最好的季节。尽管春寒峭冷得清水鼻涕结成冰凌。然，一年之计在于春。偶尔间飘来几场夜雨，那真是“二月里的夜雨，网船人的饭米”。

网箱养殖 前程似锦

今年的一场浩水，给养殖户又带来了一个丰收年，喜讯传上岸，爱人高兴得不得了，恨不得马上回到从前，倒不是仅仅眼红人家一年几十万元的收入，而是悠然自得的水上生活在让人羡慕叫人留恋。

哪象过去，父辈们只知道捕鱼捉虾，而捕鱼捉虾工具只有两种，第一种罩鱼，那罩圆又大活像桥门洞，上下开门，均用竹篾自制而成再在船尾拖四、五条手臂一样粗细的麻绳在水中。船，慢慢行进，凡被麻绳碰到的鱼都如惊弓之鸟，于是，湖面便有了一团混水，那混水就是信号，罩鱼人眼明手快，‘嗖’的拎起罩扔出去，不偏不倚，正好扔在了那片混水四周，这时，小船往往离开罩五六米，甚至十几米。

一般罩鱼都在冷天，天一冷，鱼躲在泥底或草中不碰不动。罩鱼人不管天寒地冻，朔风凛冽，一条摸鱼的右臂总是裸露在外，有时，一罩就是 1 条或几条鱼，有时，长时间不见混水，右臂又红又肿象刚从烫水中捞起。

除了罩鱼，便是拖虾，由于天冷，虾跟鱼一样总藏在水底，一动不动，所以用网一拖就牢。我常跟母亲去拖虾。由于年

纪小，所以网甩不开也拉不动，撑篙也只是摆摆样子。于是，有时，我索性学姐姐与父亲拖虾一样，双脚凌空，撑双轨似的将整个身子都压在竹篙上，沉甸甸的船方可慢慢向前。母亲也终于有了喘气的机会，否则，既要顾前，又要顾后，钻进钻出爬上爬下不把她四尺之躯累垮才怪呢？

拖到的虾，还得一只只从草堆里螺蛳中拣出。虽有筷子般的棒棒握在手，可双手仍冻得一会儿泛青一会儿发紫。快动弹不得麻木不仁时，母亲才用热气‘哈’几口，又往怀里塞一会，尽管这样，我还常常冻得直哭和直跺脚。

现在，已见不着那场面了。就连陆上定居的人们也不把井口般小的池塘放在眼里，他们的目光投向更广阔的领域。

让勉强维持生活的浮萍一样的日子付之东流吧！

自从改革春风一拂湖，渔民们不断地创造出崭新工具捕鱼捉虾，还从池塘养殖摸索出网箱养殖。

我们起步较晚。91年才在东山小北湖搞起网箱养殖。

网箱养殖除了准备工作繁杂和忙碌一些，等到箱围好网放好，鱼或蟹种配齐，每天只需查查网看看有无漏洞？投投食。由于摸索阶段，资金又不足，开头几年只养鱼，自从栽了一方蒿草，就似栽了一棵摇钱树，每天只需要割一、二小船蒿草即可。伏里大热，起个大早，一天的活全能干完；冬天，补补网晒晒太阳，贩贩鱼。

95年大家搬迁东太湖，我们由于女儿小离不开租了池塘上了岸，但收入远远不及水上的。

去东太湖的渔民，由鱼、蟹合养到单养蟹，仅仅几年，收入就翻几番。从去年开始，我爱人就想重出太湖，因为事实已证明，通向富裕和安定的路对渔民来说只有一条：那就是网箱养殖。

浪漫夏日

说来人们也许不信，这么大个人了，女儿都十多岁了，还需要什么浪漫与风流？然，也许我太富于幻想，太渴望诗情画意了，夏日一来，就想去湖上。那怕岸上高楼，有好几架电扇都吸引不了我，难挽留我。

并不是我不喜欢在空闲之余去OK厅唱几句，跳几曲；而是消费不起，加上环境不好，会污染人。不象在湖上，日要落未落时，世界出奇的美，天地特别的静。

无雨也无风的夜晚，星星如繁花点缀，月亮时隐时现，似跟人类在捉迷藏。我们数星也辩星，赏月也谈月。当然更多时候，我们保持沉默，也保持一定的距离，让一切尽在不言中，此时无声胜有声。

假如一同前来的女儿还没在天然的凉快中鼾睡，我们便会给她讲一个又一个美丽的童话，让她的童年生活也童话般、美丽和难忘起来。

假如有幸雨临，棚外‘的的嗒嗒’，棚内‘星星点点’，既扑朔迷离，惬意清爽又美妙无比如同音乐一般。

躺在水上，不用被子，也没有枕头，他的双臂就是爱的枕头，我的情怀就是他的被子。

我们用目光交流，手指 谈……

没有头昏脑胀，周身无力，有部电视，有架录像，另加一辆水力发电机足够。

尽管一开始只是一条五米长二米宽的小木船，接着也是一条二、三吨的水泥船。我们信手拈来，并不像有的太湖度假区苦心经营什么芦苇情人屋？一举两得，一边看守网箱，一边收获爱情。

有一个夏日，一位深交的文友，说来就来东山。那个夏夜，我们谈诗论文，海阔天空，真正充满着诗情画意。

只要你幻想，定会心想事成。那样醇畅又难忘的夏夜对我来说还只是个开始。

我希望夏日里的浪漫，延续到我的来生，让所有遗憾过忘却过耽搁过的统统有个补偿。因为只有浪漫的人生，才是真正快乐的人生？

草 风

已好几天了，一觉醒来，风还在吹，不紧不慢，很有规律。知道那叫“草风”，但不知它名字的由来。

刷好牙，吃过粥，去网箱检查。穿条鱼冰片般在水上闪烁，有几条还欢快地窜进了我的小舟。太阳还没出来，热量一点不高，但假如没这草风，不论我起得怎么早，人也象蒸笼里的馒头，不满半个时辰，已分不出自己是汗人？还是溺水者。现在一个上午下来，顶多汗水点点，至于那份闲情逸致，让我实在无法分辨刚才是去干活了还是游玩了？

准备午饭时，见时间还早，便好奇地东瞧西望起这因一年中难得光临一次的草风所带来的旖旎风光。

一些白云象散漫的白马荡在广袤的大草原上，因为不够清晰，不够透彻；因为那么一点点迷茫，所以此刻天上所有的景物都有了朦胧之美。

太湖上面，就完全不同了，仿佛雨过天晴一碧千里。太湖两岸，高楼大厦，粉墙黛瓦尽收眼底；挺拔的杉树在无尽的堤岸上站立成无畏的勇士；青色的山，塔也明朗、肃穆。

午休时，躺在轻歌曼舞般的船舱里，仿佛躺在母亲摇篮似的双臂里，那种浪漫、惬意、舒畅、美妙只可感觉无法描绘。

下午二、三点钟，走出船舱准备干活，只见先前的几片白云，变成了大小不一的数堆鹅毛散淡地漂浮在饭罩一样的蓝天上。风向由西南转为东，水退得很快，几乎一个转眼就退掉好几寸。绿色的渔网边。几只灰鸭在尽情地享受着风浴。因为是干活的时候了，渔民们便纷纷撑起小舟，悠哉乐哉地行进在蒿草蹁跹、芦苇摇曳的网箱里。

阳光一出来，就象在电焊，锋芒毕露，稍盯一会就睁不开双眼。偶来一大片黑云盖住了太阳，天气更加清冽、凉爽。

天将黑未黑时，世界又有了朦胧之美。太阳是无可奈何下了山，月亮是经不起风的诱惑，才早早上来的。几颗灿烂的星星缀在天幕，仿佛探照灯似的。没有一丝白云，只有太阳落山的地方，有一大片黑云好象雄鹰在展翅，在盘旋，那么触目惊心，撩人魂魄。

因为星光、月色的原因，天似乎从没黑过，亮如白昼一点不算夸张，但太湖两岸，一如既往一字排开，灯火辉煌；太湖中间，一盏盏、一束束的亮点从船舱里、空中楼阁间泄出来，人们把酒临风或观看电视或欢歌笑语……碎银般的水面变作碎黄色了，我迎风而立，完全沉醉在神仙似的日子里。

“朝西南夜还东，日日好天空”。丈夫也许早看出我的疑虑，他告诉我草风的由来，也告诉我草风吹的时间：“多则七天，少则三天，一般五天”。

芦苇的启示

芦苇发芽了，尖尖的，嫩嫩的从水中钻出一大堆，一长排，一小丛……远远望去，仿佛一根根小银针插在湖底。这些个出水面的小精灵，俗称芦青。芦青长到一尺来长时，我们便折来喂鱼。任我们折，只要芦杆不断，它依然顽强地生长，二、三天功夫，又一尺来长了。

从开春一、二天，到仲春，水暖和多了，小鱼小虾便从石缝间，草丛里蹦出，在芦塘里游来游去，虾儿鱼儿们上市时，芦杆粗壮了，手指般粗，人把高。芦一长高，气温自然也高。28度。因为拦网又筑埂的死水养殖，活脱脱青溜溜的芦苇一下成了蟹的克星。水一多，芦叶浸放时间太久，全变黄发霉，水少，芦根里面的水也被太阳那个蒸笼蒸发出来。一个泡沫一串泡沫，一片泡沫，从泥底冒出，水一下变混，严重影响水的质量，加上时间还只下午四、五点钟，青虫、蚊子、蜘蛛般粘了一身，吃饭只得钻进帐子。蚊帐虽由银鱼网特制而成，可仍蚊、虫弥漫。蚊香，一支、二支点燃也不管用；风油精，花露水两者兼备也无济于事。

什么美景、鱼饲料，所有的闲情雅趣一点不复存在。

举起镰刀，将该死的芦苇，刷！刷！刷！铲了个精光，光秃秃，白茫茫一片，气温最高，天最闷，蚊帐忘了挂，一早起来也不见蚊虫叮。

原以为第一年的快刀斩乱麻，会给第二年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哪料一场罕见的水灾，使我们发傻变呆了。

水上人家，最怕夏日电闪雷鸣，所以拥有一块芦苇塘是天经地义的事。它阻风挡浪，似一块绿色屏障，摇曳长堤，如没芦苇塘，大小住船，劳作船，拖泥带水，寻找避风港，要多麻烦有多麻烦。

第三年，见芦青又冒出了不少，我们便想了个一举两得，两全其美的办法。即 100 亩水面，一半作白水，另一半植芦苇，这样一为，移船方便，旱涝也不怕；更不怕蚊虫的侵了。

自从有了二手准备，就不再象有了婚姻，没了爱情，顾了子女，丢了父母；记了昨天，忘了今日的人那样了。

水上奇观

日出日落

经常在湖上劳作，观日出日落是常有的事。然而，正如在顺境中名声雀起的人一样，我不太欣赏一跃而起的朝阳，它太平淡无奇了。由于乌云笼罩，无法喷涌而出的太阳，虽是苦苦挣脱，但凭借周围的风，依靠自身的力，一丝丝、一毫毫；一分分、一秒秒……那种场面才是触目惊心撩人魂魄的。

日出犹如分娩。假如我们人类，也有自然界那种顽强意志和不屈精神，世上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

日落就不同。它常常留连忘返于西山顶上，不知日落犹如灯熄、人亡，自然规律是无法违背的。

当然，假如不讲位置，不分时间，有时，简直分不出哪是日出？哪是日落？

似乎用了一生的情感点燃那爱之火。虽然只是一刹那功夫，但就这一瞬间成了永恒。

世上有很多事，就象那日出与日落。

夏雨如蹄

几乎是一眨眼时间，骤来一阵风，只听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由不得你细细聆听，雨就劈头盖脸下来。山隐退，塔消失，草淹没，船仿佛进入天空，腾云驾雾起来，飘飘欲仙的人面对白茫茫、迷濛濛一片，甚至分不清东南西北。

等到千军万马一过，见到的天摇身一变燃然一新。

由夏雨让我想到了人生，匆匆几十年，有时真如夏雨骤来又骤去。

所以，我们可以为人生的某一瞬间，惊异，沉醉，但不必过于认真，留恋。否则，真会自作多情作茧自缚。

天之奇蓝

我见过湖蓝，海蓝，但这种蓝还是初见，当然，假如没有雨过，没有风过，绝对不会出现那奇蓝。

这种蓝，崭新，耀眼，似刚染过，才洗过……湖蓝难比，海蓝不及。

天空似乎分好几层，第一层旧蓝，第二层浅蓝，第三层就是那种奇蓝。犹如婴儿的眼，新家的帘……

水上蔬菜

蒲枪草，粗看，似莼菜，细瞧，才知叶比莼菜叶既大又厚，梗也比莼菜梗粗而翠青。

蒲枪草，生长在茂盛的蒿草丛，芦苇边。小时候，一等到它鲜嫩滴绿，母亲，便去摘来当菜吃。那时候，吃不出什么味来，大了以后也没把它放在眼里。然而，一等到小白菜等人工菜吃腻了，便从心底滋长出调调胃口的念头。

如同吃野菜，一放到桌上，你尝一口，我试一下，一转眼便都进了肚子。那清爽、脆酥如莴笋，如加上几只小虾同炒，味道会更佳。

菱棵头

太湖里，有很多象蒲枪草一类自生自灭的蔬菜，菱棵头便是其中一种。它与蒲枪草一样从泥底钻出，水里冒出，当水面密密麻麻的菱叶挨得透不过气来，菱棵头往往可当菜食。季节同样在夏天，也许因为传统，风俗，也许仅为了调调胃口，即使在大鱼大肉当成了家常便饭的今天，我们水上人家也几乎

每年都会过一把吃菱棵头的瘾。除去长而密的须须，杂且多的叶叶，留下粗嫩玉米棒一样的梗梗及棵头，切细，又烫水一泡，再清水一漂，拧干后一炒，投少许姜丝，味虽有点苦，但解毒祛热，可谓苦口良菜。

鸡头梗

鸡头梗，在我的印象中，就象浑身长满刺的野蔷薇，与一些水生植物一样，春天萌芽，夏日成长。在高深的芦塘内或浓郁的蒿草丛。梗又长又粗，活象一条条猪小肠。内里网眼很多，如不看表面，只看里层你一定以为是藕。

吃鸡头梗，首先要剥掉戳人的针，鸡头梗的皮很好剥，一头轻轻开启，整条便牵着起。一下二下，不消几秒钟功夫，二、三米长的鸡头梗便赤身露体了。剥了皮的鸡头梗色如白玉，炒法极为简单，加上那时佐料不多，放一点油，一些盐即可。

鸡头梗，其味浑厚似肉，嫩滑如羊肚，上口，也回味无穷。

捞 水 草

又到秋末冬初季节了。

茫茫太湖，东一只，西一条，尽是捞水草的船。晴时，太阳刚刚醒来；阴时，四周迷濛一片；如是雨天，只要没五到六级的风，那雨便成了清凉剂，捞草人求之不得。

由于船多，又由于常夹在捉秋虾的渔船中，所以，远远望去，简直望不出哪是捉虾船？哪是捞草船？

这种捞草法，完全不同于另外一种，它不靠横刀割几圈，等割得差不多了就放上拦草网，接着，来回割几圈才拉拢来一袋一袋往船上捞。捞不着草了，再将拦草网拉紧一点……。一次，二次，三次，四次，这样循环往复，一船草往往要十到二十个回合。无论你起得怎么早？也得花大半天的功夫，且非两人不可，要多麻烦有多麻烦？

太湖捞草有时太象大海捞针。开出好长一段路，转了大半个太湖，也不见一根水草。精打细算的人怕扑个空，常常一人出湖，反正浪费也浪费一个人工。吃苦耐劳的人，见气候转爽，似被炎炎夏日耽搁与拖延的事情太多太多。一种把失去

的全都夺回来的感觉激荡着并付之于行动。

毕竟不是暮春初夏了，海带般碧绿的水草已寥寥无几—只留下菱梗般淡黄的水草，一簇簇，一蓬蓬躲迷藏似的藏在人们不大留意和很少经过的地方。水涝过后，水草足有2人多高，即使干旱年月，也近一扁担长。

捞水草，那是真正的捞，所以有时捞草人就赤手捧，用篙子挑；用竹竿绞。人一省力速度就快，一串串，一团团，二、三吨的小铁船不消两个钟头就如山堆水溢。行在湖上只见草，不见人与船，到了桥进了河才见半个脑袋及一点点艄沿。

由于起得早，只要伸手见五指就开船，所以小半天下来，肚子就青蛙般咕咕直叫。带上的尽管全是粗茶淡饭，却也吃得津津有味，胜过山珍海味。吃中饭如吃早餐，打开机，用根竹竿往机器柄内一塞，或用条绳子向船沿上一系，肩膀一顶或脚趾一咬就边驾驶边用餐。似与湖风欢饮，水天同醉。带的茶如喝光了，便勺一把太湖水解渴，双眼掌握着回家的方向，脑子里却注满刚才的野景。但由于忙，由于抓得紧，所以连野鸭的栖息，鹭鸶的盘旋，大雁的长鸣，雄鹰的矫健也没细细仰望与聆听一下，但他们从不惋惜，也不遗憾，因为他们还有明天，更加光辉灿烂风景旖旎的明天！

与鸟共处

这是一方神奇的水域。

我们在这儿养殖，鸟儿在这里栖息。

和风细雨滋润着我们，也滋润着它们。

这是一方美丽的水域。

玉立的芦苇长成森林一般，青翠的蒿草绵绵如绿毯覆盖。

尽管，地方是我们租来的，但总有个先来后到。我们该为自己的事业考虑，也应为它们的生存着想。于是，我们采取一举两得的方法，特意留下三分之一的芦苇与蒿草，既让虾、蟹当作脱壳场所，又让鸟儿继续它们的安居乐业。

这是一方神奇的水域。

就在那三分之一的地盘上，一只只大大小小的鸟巢出现了。在三、四根粗苇杆上的鸟巢，如一只只精致的笔筒；在一大堆沿水草丛的鸟巢仿佛一只只圆大的菜盆。

从暮春开始，各种各样知名的与不知名的鸟儿一大早成了雄鸡报晓。

有的引吭高歌，划破长空，有的浅唱低吟，婉转动听，仿佛

泉水咚咚，溪流淙淙，给无法安装家电卡拉OK的我们带来了天籁之音。我们不时地沉醉在这美妙的音乐之中。

咕咕，嘎嘎，啾啾，叽叽……劳作的劲头由此添加百倍。

庸者的冷嘲热讽和暂时的动摇也化作了不懈的努力和美好的憧憬。

鸟儿们呼朋唤友呼风唤雨似的呼唤了一个春天，夏日又为一条条小生命的到来而欢呼雀跃。

光溜溜的或毛茸茸的小鸟睁着一双双好奇的眼睛，从蛋壳中脱颖而出。这是多么大的诱惑，多么美丽的景致！

我们多想捧回自己养，却又不忍心让它们过早离开父母孤苦伶仃意外夭折。我们常常怀着十分复杂的心情，有时，哪怕精心喂养了二、三天，又于心不忍地放回原处。

那些出壳不久的灵巧而逗人的小精灵，用不了一星期的光景，就跟在大鸟后头摇头晃脑地在水上游来游去，在草丛钻进钻出。

这是一方神奇的水域。

多少日，我被神奇触发，多少次，我仰望湛蓝天空，俯视万顷碧湖，询问为何总是白云缭乱，花草嫣红？即使来一场南风，二、三天小雨也撩人心魄。让世界如此安宁的答案毫无疑问，那就是人鸟朋友一般和平相处，互不干扰。

这是一方美丽的水域。

鸟儿用智慧与不屈建设可爱家园，我们用聪颖与魄力开创神圣事业。鸟儿由我们的宠爱与呵护更加自由活泼；我们由鸟儿的启迪和感化尤为奋发图强。

第二辑

野外拾趣

朝西南夜还东，日日好天空。

秋游东山

树一样高的茅草密密匝匝；蚕豆般大小的野苹果有红如朝霞灿似黄菊的；莲子形的及及果挂满了栗子树状的枝头上，刺猥样的野石榴，又大又圆，许许多多五颜六色的野花，满岭遍坡都是，给东山带来了自然美景又增添了神秘色彩。

山脚下的早红、了红桔还青翠如牛，只有白色的银杏正在青睐于每个游客，棕色的栗子含苞而放象正在出嫁的女孩。山凹里，勤劳又懂科技的几个果农正在嫁接树木，几朵茶花如坠落的星星时隐时现。

到东山十来年了，都是年年金秋上山游玩，山上的景物几乎年年如此，可山下的境况就不同了。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浩瀚的西太湖处子般文静；碧绿的小北湖，白鸟翩翩，渔船悠悠。一年一度的太湖大开放，鱼如网箱般织满水面。宝藏似的三山，腾飞中的石公，流动的移山……各有特色与景致，玉带般的太湖大桥更是亭亭玉立。

山下的住房又高了许多，新了不少，尤其是三星级的东山宾馆，仿佛座落在安徒生笔下的童话里。

都说春花美如画，有谁知秋花加秋果更是如歌如画？

正在这时，或许从闻名遐迩的席家花园、或许从遥远的紫金庵飘来了沁人心肺的桂香。

顿时，我们都醉了，不一会，整个东山也似乎醉了。

劳燕双飞

自从我家盖了楼，燕子夫妇便在我家安营扎寨。尽管第一年，它俩来去匆匆，没留下一男半女，但每当我看见那精巧的燕巢时，心弦就为之拨动。

回想我家水上漂泊时，是二条大小不一的木船。每当芦花吐絮、野鸭横飞季节，勤劳与节俭的父母就更忙碌了。他们要起早摸黑地赶织许多张芦席，盖在船顶上遮风蔽雨。一张芦席，由成百上千根芦苇织成，而一根芦苇从割下到劈开再到剥叶、铺平、组合成阡陌纵横的芦席，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不亚于雕琢一件精细的艺术品。

事实也是如此，一件织好的芦席，从它泛着银光的色泽和它那整齐均匀的经纬来看，都是一件成功的手工艺品。而我的父母亲，在编织芦席的时候，所表现出的配合默契，任劳任怨的精神，更给每一张芦席增添了动人的韵味。

我家陆上定居时，是用芦苇扎成的芦帘当围墙与屋顶，再糊上泥巴，就是赖以栖息的草棚了。虽然十分简陋，但我父母在建造时的那份殷勤，那份凝结在每一道工序里的希望，无论

我什么时候想起，都会情不自禁地生出感激之情。尤其是我父母为了拖大六个孩子，齐心协力地罩鱼拖虾，张看荡，割草卖草，高温炙，严寒锥，没有亲身经历，怎能体会得了其中的艰辛？

再说安居在我家的这只燕巢。燕巢筑在屋檐下两根梁的交叉处，阳光照不进，雨水淋不着，冬暖夏凉，四季皆宜。选择的材料也十分讲究，泥是那种粘性的棕色烂泥，烂泥里还拌和着几十根半青半黄的松毛针，用以增加烂泥的粘性。

从选择第一样材料起，到一只成形的燕巢需半个多月，燕子夫妇全靠尖尖的嘴和一颗拳拳之心。

此后，燕子夫妇忙于生命的孕育，一个多月后，当四、五只可爱的乳燕从燕巢口探出毛茸茸的小脑袋时，燕子夫妇又要为了小鸟们的吃喝四处奔波了。它俩的配合默契，它俩的废寝忘食，让我又一次想起我的双亲。

又过了百把天，小燕们才翅膀硬硬地离开父母独立生活。这又使我想起一句老话：可怜天下父母心。

秋凉了，秋尽了，小燕走了，大燕也走了，大燕小燕均不在巢的日子里，我很想念它们。

晨 练

自从环湖公路落建而成，我们东山每天晨练的人数总是有增无减。

做操的，划拳的，快跑慢跑的、各种各样气功的……

在这与日俱增的晨练队伍中，有退了休的街上人，年轻的师生；也有山上的果农、水上的渔者，但最为引人注目的要数那个老伯伯与小妹妹了。

老伯伯快七十年纪了，可自从出来晨练总是一年四季风雨无阻。风大，背着走，雨泣，腰插伞儿小跑步。

那个小妹妹的决心与毅力更是值得称道和提倡。

刚开始时她面黄肌瘦病态十足，但二、三个月下来，只见她白里透红容光焕发。

她起得不是最早，但锻炼时间最长，人家一般半小时左右，她最起码一个钟头。

其实在这鸟雀还在鼾睡，花草依然含羞，清新空气却迎面扑来的早上，就如几个八九十岁的长者那样只是走走看看，说说笑笑也受益匪浅。

有时，白浪滔天，朔风呼啸，颇为壮观；有时，池水悠悠，青云缭绕，充满诗情画意。

我爱早起

当大地还在沉睡，我已把家务做完。

粥菜芬芳，衣袜清香，门窗敞亮……

当‘哒哒哒’的挂机划来水草的醇醪，溅起酣畅的湖风，星、月还高挂，水天仍一色；当轻快的木船满载鱼腥虾味摇回宁静的港湾，太阳刚刚露出笑脸。

信奉“时间就是金钱，速度就是效益”的小贩来自四面八方，驮上蔬菜或水产，晨曦刚露的公路上，自行车、摩托车一辆接着一辆疾风似的一闪而过。

我爱早起，夏日早起，为了将一天的活赶在炎热前做完，让整个夏日凉爽如秋，也使经济收入不会因为酷暑减少一丝一毫。

我爱早起，冬天早起，为了强身健体，让冷热病疼望我却步。

我爱早起，也爱早起的人们。

早起给人们带来健康，更带来富有！

今年又是春来早

有位朋友说：湖上蒿草与芦苇已泛青1尺来长了，我不大相信，毕竟还处隆冬，谁知一抬头，山上那纤纤绿意的竹子，绰绰约约青青翠翠的各类果树，就让我确认无疑了。

于是，我对那位朋友说：怪不得人们把冬闲季节当作了春耕大忙季节，渔人忙着捕鱼捉虾，农人忙着挖泥拦坝，搞建筑的忙着添砖加瓦；怪不得秋天过后总是阳光明媚，春的气息扑面而来，即使有一、二场微风细雨也缠缠绵绵；怪不得天天有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的感觉。

也许心中有太多太多的渴望，自从人生的季节一立春，冬天似乎从没真正到来过，绒线衣，保暖鞋，围巾和帽子始终被冷落一旁。

也许人生的真谛，生命的价值，友谊的呼唤，爱情的复苏都如那位朋友比喻的‘是草籽，定将长成漫山遍野；是花种，定将姹紫嫣红；是残叶，定将腐朽糜烂……’

也许春里每一份蔚蓝都是一种灿烂；每一份洁白都是一种表白。

也许春天永远是充满希望的季节，尽管它还很幼稚很贫瘠，但它总是以新的面貌新的姿态呈现着，如衷心的祝福，无私的关怀，温暖与激励每一个憧憬美好生活的人。

等到 2 月 4 日真正开春那天，郊外早已‘水绕冰渠渐有声，气融烟雾晚来同，东风好作阳和使，逢草逢花报发生’；梦里也早已“洞房昨夜春风起，故人尚隔湘江水，枕上片时春梦中，行尽江南数千里”。

立 夏

一年中,二十四个节气,虽不能个个记住,但象立夏吃咸蛋这样的节气,可谓铭心刻骨。

记得第一年过立夏,婆婆神秘兮兮携走了女儿小帆,不一会,刚会走路的女儿小帆欢天喜地返了回来。

自来世后,开天辟地第一次瞧见此情此物,不由得心花怒放。同时,我似乎还想身临其境地从女儿脖子间取下了装有白色大鸭蛋的小网兜。小网兜虽只是旧绒线编织而成,但婆婆的灵巧与拳拳慈母心尽在其中,尤其是见到女儿与同伴比划好几天,不忍敲碎蛋食用,仿佛蛋壳一碎,喜悦也会支离破碎似的,那种场面真叫我感动和难以描绘。

第二年再过立夏,温尔文雅的小帆他爸学着他妈提前一连织好了几只大小不一的网兜,我也早已将一月前腌制的鸭蛋一下煮熟了十二个。看那冰清玉洁似的两个鸭蛋一上一下躺在网兜中,我简直不相信那由红绿、白黄开司米织成的网兜竟出自小帆他爸的手。

如今女儿已上初中,网兜装蛋挂脖子的风俗已成为历史,

但我总能记得，如同记立夏日生的小孩叫‘立夏’一样。

手 · 脸

有人说：脸是第一张面孔，手是第二张面孔。然而，生活中，两张面孔都过得去的人委实不多。

有一次，我搭船由塘里回家，见驾驶员脸庞端庄，棱角分明，加上眼波灵气十足，微笑甜润文静，让人有种“读上千遍也不厌倦”的感觉。但当我的目光无意中照到了他的双手，另一种滋味涌上心来。

十指如同十根头大尾粗的黄萝卜，且老茧丛生。脸与手如此不相称。上此猜测：他劳动时间很早，并全是一些粗糙活，当然，我还可以看出他的勤俭与耐劳。

这二十不到的青年，让我不由得想起丈夫年少时。

因为家境不好，考上了高中，也上不了学，十五、六岁正当长身体，却当上了运输工人。整天与沙子、石头打交道，一双修长细嫩的手慢慢地变了形，带了刺，而一张天生英俊潇洒让人赏心悦目的脸无论风雨如何摧残、生活怎么贫困，仍生动活泼可爱得很。

也许，这就是美中不足，也许，这就是公平合理。否则，好

手好脸全让一个人占了，岂不气死有缺陷的人？

世上十全十美的人，真是太少了，有一双漂亮手指的却没有一张漂亮的脸，有丽容的却没有玉手。就象有些人，凡被衣袜遮掩的，均是不美的，外露的却全都耐看而另外一些人，恰恰相反，外露的全不是雅观的，内藏的却全是冰清玉洁无可挑剔。

但不论怎样，作为我的丈夫假如没一双难看的手，我父亲当初决不会那么快接受和承认。就象这年少的驾驶员，假如他没有一双粗俗的手，决不会无缘无故让我这个陌生人搭他的船，更不会在这个处处讲经济效益的时代连连摆手拒绝我的搭船费。

有位文友说得好，自然的美，美在自然。但我要补充的是真正的美也来自自然。

又闻桔花

还没到立夏，桔花就开。这早开，犹如早到的友人或爱侣，叫我怎么敢确信无疑？如何不喜出望外？

后听一位果农说：今年的桔，花开时间足足提前了五天，更使我欢呼雀跃情不自禁。

如果没有期待，如果不细心，谁能算得如此准确无误分毫不差？

以往，由于幼稚和粗心，好些年只有闻到了桔的馥郁才有所注意有所停留。

十四年了，为何还对桔的开花如痴如醉到这般忘乎所以？难道仅仅是因为桔的早开吗？

假如从来没有深深爱过，牢牢藏过，单凭这早开就不亚于初恋的欣慰吗？

无论墨绿，还是嫩绿，世界上，还有哪种既开花又结果的果树这般春意盎然？

十四年了，世事多变，但只因初恋情人桔叶般忠贞桔花般芬芳，无论日子过得多么不如人意，我始终没舍弃过。我依然

清晰记得十四年前让我走上文坛的那一片《夏天的雪》，题目是我的最爱所赋。那股高兴劲如一股清新空气自始至终在我心中流动与回荡。

一色不变的桔叶，也许有些单调，但没有这纯，哪来的这白？什么叫圣洁无邪？什么叫忠贞不渝？这白，这绿便是。

暮春的晨光照着果肉般丰厚的桔花，不论含苞待放还是悄然绽开的全轻盈灵巧缀满桔的夜空。

立夏还没来，南风依然很大，但只因不是凋零季节，最大的南风也休想吹落一朵哪怕米粒般大小的桔花。

一连数天，白绿相间，芳香扑鼻，我一直痴着呆着，过路熟人连打招呼也聋哑一般，我是真的醉了，一如十四年前的情景……

宠 物

春天，孕育生命的季节，小草小花诞生了。湖岸上，公路旁，山坡下，树林间，石缝里比比皆是纤纤的绿身体，圆圆的红脸蛋。

在这万物复苏的世界，小鸭小鸡小鹅也叽叽吱吱叫遍了大街小巷，村村落落。

一到卖鸡卖鸭卖鹅的人叫声四起，人们便纷纷汇拢过来。似乎久违了，这儿抚抚那儿捧捧，那些小精灵，由于刚出壳不久，身子摇摇晃晃，步子跌跌撞撞。尤其是那充满好奇的小眼与玲珑剔透的小脚及一身毛茸茸亮晶晶的黄绒。

现在的乡下人大多安居乐业，收入较可观，但浪费还没学会，于是，吃剩下的饭粥便成了宠物的美味佳肴。

我曾被那些活蹦乱跳的小生命诱惑过，但无论我怎么如女儿般小心呵护与喂养，总是败多成少。

小鸡仅养过几只，鹅领得更少，倒是鸭领养得最多。

有一年，我心血来潮一下子购了二十只小鸭，但没过几天，由于警惕性不高，鸭棚的空隙太大，被老鼠钻了空子，一夜

之间,二十只小鸭只有一只死里逃生。

鸭子天生喜水,天气正常买来一、二天就可放养。让它们任其在湖岸或水草丛中觅食与寻欢。它们一刻不停地跑上跑下或游来游去,小鱼小虾是它们最佳的天然饲料。

每天,我们只在关棚前,给一些精饲料即可。鸭还好动会玩,二毛还未长出就会钻水没潭。等乳臭已干,所生之蛋蛋壳浑厚如玻璃钢,蛋黄红如夏夜的红月亮。

由于对鸭爱不释手,第二年想东山再起,谁知,也许求鸭心切,竟将三十只来路不明的小鸭买回了家。没过一星期,见一只只小鸭无疾而亡,不得不确认原来这些小鸭受过冷,感过冒,鸭贩子才来煞不及降价脱手。真是便宜没好货。

从那以后,我再没养过家禽,也没养宠物。也从那以后,我由此及彼买到了教训,培养了耐心与细心。

题 花

好多花，一开始，都是从歌词中知道的，后来，当我见到奔放的玫瑰，热烈的美人蕉，‘百花丛中最鲜艳’的不仅仅是牡丹了。当我闻着芬芳的桔花，圣洁的莲花，雪也白不过它的也不仅仅是茉莉花了。

迎春花，一串红，还有日本国花樱花等名花，均是近几年得知的。菊白、黄两种，无论哪一种，从不争相斗艳，只默默开放，让爱它的人芬芳一生。雪花犹如礼花，虽有花的命名，花的形状，可惜，不属植物一类，图有虚名。

梅花，傲霜斗雪，象征一种高尚人格优良品质及不屈精神，每年讴歌它的文人稚士大有人在。

花，一定有上百种，如同人百姓一般，但我确实认识不多。不是我不爱花，而是爱不过来。

如今的假花太多，有时同样没有香味的花开入你眼帘，你假如不去触摸，布花、塑料花活花死花一下子分不清。反倒经常如《红楼梦》中讲的一假作真来真亦假了。

但我尤为喜欢不久前见到的一种花。

不知从何时起，我家围墙外出现了一种很特别的花。

说它特别，是因为那种花，花梗特别的高，花叶又特别的长。怪怪的花瓣，每朵底部都攀附到另一朵，让人浮想联翩，柔情万种而同样的花叶上，不仔细观察，绝对看不出来，原来每朵花均是上半身紫红，下半身粉红。

我只见过双色表，双色花还是第一次见到。于是，我带着好奇和近于少年的天真打听这花的名称。

仿佛突然撞见了一个慕名很久的人，我一听立刻惊呼起来。

蓬仙花，花如其名，即使到了落叶季节，仍蓬蓬勃勃开放且仙气十足。

只有郊外的野花才这么有生命力，有香味。无须娇揉造作，无须遮遮掩掩。

试想：假如世界没有这芬芳四溢的野花人间将会多么单调，乏味？

然而，好花不常开，野花也多薄命。尽管邓丽君千关照，万嘱咐“路边的野花，不要摘”但人世界沾花惹草的人太多了。

希望人人爱花又能做个护花使者。

冬 思

蓬仙花的蓬蓬勃勃与仙气袭人，解放草的青青翠翠与春意盎然，桔树，柏树，松树的墨绿深沉与暗香浮动，让我得出结论，原来世界上，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好景不长。

那些容易枯萎与死去的往往都是些昙花一现或不脚踏实地的东西。湖中的水生植物只要不冒尖，就没有惨败的可能，何况有些消失只是表面现象，甚至是暂时的，因为用不了几天几个月时间它又会重返昨天光彩。

将它当作青蛙冬眠吧，谁说冬天是个万物凋零的季节？雪是花的化身，冰是水的结晶。

淤 泥

你生在水里，长在河底，终日见不到阳光。

你倍受竹篙的侵入，铁锚的袭击。纵然千穿百孔，遍体鳞伤，也不忘自己的职责。你默默奉献精神与最善承受与忍耐的风度，得到水草的亲近，蚬贝，螺丝的爱抚，由于它们的相伴，你一生无怨无悔。

冬日，被人掘起，筑埂护堤，同时，作为一种养料，让人们种草植树，硕果累累。

你是人类的天然之宝，我要歌颂你赞美你。

挖野菜

总想拣个风和日丽的下午，到溪水潺潺，或渠水淙淙，或池水悠悠，或湖水漾漾的旁边挖野菜去。但总忙忙碌碌未能如愿。等到忙中偷闲偷出半日，马兰头，水芹似的野菜，大树下，苇塘间，石缝里，泥潭上已层层叠叠，目不遐接了。那些蹲如鸵鸟走似企鹅的老头老太及欢快似兔敏捷象鹿的俊男俏女也漫山遍野了。

一年中最迷人的季节，处处小鸟儿啁啾，小草小花儿争绿斗红。置身于这广袤与无垠之中，儿时挖野菜的情景历历在目。那时候，没有精巧的篮玲珑的袋，也没有轻快的剪子，既作书包又当篮的网袋与削笔刀便成了挖野菜的工具。

我们走东闯西，南征北战，趴田埂，驾沟渠，泥里水里，难得一个礼拜天足有大半天在郊外。野菜挖多了，网线袋装不下，袖管，裤管也塞得鼓鼓的。背的背，抬的抬，东拉西扯，衣衫褴褛，好不狼狈！野菜挖少了；两家并一家，没并到的全当出来疯玩了一阵，不亦乐乎。

自从得知父亲爱吃马兰头，我便三天不隔二地去拍上一

个马屁。长大以后，纯粹为了孝敬，所以曾幻想等空时挖些晒干再寄出，但始终无法梦想成真。今年清明，获知父亲再度要来东山上祖母的坟，便见缝插针挖了一些。

一般来说，挖野菜都是为了那份童稚与野趣，叫满桌生辉，满堂喝彩。但今年不尽然，因为同时我还挖到一片亮亮的春色，一片浓浓的孝心。

东山的树

我生在东山，长在吴江，后又嫁到东山，20年的思念，十四载的相，总想写一写东山。

东山的山，东山的水；东山的街，东山的路；东山的，东山的夜……

也许因为东山素有花果山之美称，而所有的花果均离不开树，所以，当我执拗地决定想写东山时，东山的树便千姿百态展现在我的眼前。

东山的树可真多，山顶，岭脚，湖畔，路边，巷口，店前，院中，屋后园里……无处不有无处不在。似乎比东山的石东山的人还多，叫我目不遐接，眼花缭乱。

有千年古树银杏，也有可做各种各样蜜饯的梅、桃、李、杏、桔……还有香飘万里闻名遐迩的金桂银桂，婀娜多姿的杨柳，英俊挺拔的棕杉，刚劲威武的青松，小巧精致的扁柏……

东山的树之多，多得让我有时只看到绰约的树，看不到起伏的山，古朴的街，奇异的水，黑白的屋……一切均在葱郁春意之中。东山可谓树的海洋，树的世界？

东山，最多的树，莫过于桔树。它一年四季着绿披翠，给东山带来蓬勃的生命活力。

东山，顶值钱的树要算银杏，当然，茶树也是东山的摇钱树，它生产的“吓煞人香”碧螺春是中国十大名茶之一。

东山的树多，由树命名的路，村也多，银杏路，白沙村……
东山的树，美了东山，也富了东山！

多情的梅雨

又是一个难眠之夜，我在你的軒睡中提笔抒怀。

黄梅雨，今天下了一个整日，恰似你我一整日的相依相偎。而昨日，晴空万里，已停了数天的黄梅雨，几乎因我而来。真是天也作美。没了炙热与繁忙，所有的时间都如点点滴滴的雨全都浪漫与温馨起来。

黄梅雨下在六月，而你我的年纪已快进入人生的秋季。于是，我怀疑，时间是否一直在倒流或停滞不前。

你是那么炽烈，那么纯真，象一色不变的花，四季常青的树。你的甜笑依然春月般诱人；你的俊影始终松柏般悦目；你的吻，你的气息也还那么撩人心魄。

十年了，我真不敢相信，难得的分离会让你如此盼等？意外的相逢竟使你喜出望外情不自禁。

夜，已很深很深了。我仍无一点倦意。屋顶的雨，小了又大了，仿佛我们刚才一会儿淋漓尽致的情的爆发；一会儿细水流般的爱的沐浴。

面前依旧是沉醉的你，我也依旧在失眠。为你，为我，为

过去……

自以有了你，世界是如此美妙。人生是那般奇丽！十年了，一晃就过，来不及回味一下，也无暇审视一些。假如不快活不无忧会有上述之感觉吗？

也正因为这样，我才没为丢弃安逸工作舒适环境而有一点怨言与悔意。今天这儿，明日那里，一会儿岸上，一会儿水上；有时船里，有时棚内……哪怕船小得只有三尺来宽，棚简陋得只有一条卷蓬遮盖。然而，只要有心的依附，情的醇畅，每个住所我都称之为爱巢。我们风雨同舟，患难与共。

十年了，我为何没将你当作我的丈夫，倒不是你年纪比我小，学历比我低。而是作为丈夫，会有很多免不了的劣性和坏习。但你那样的缺点总是少得屈指可数。尽管你有时也会象所有干粗活的人一样，会把洁净的毛巾一下擦得汗渍斑斑；更会拖泥带水倒在床上睡上一个午觉，但你粗中有细，当别人一个个因为风雨无法干活而去筑方城或喝酒划拳时，你便别出心裁与我下棋，玩牌；散步、打球……当我在看书或写作时，你又一声不吭担任了家庭主妇的职责。

若说你的不足，那就是有时太盲目孝顺和与世无争了，但二十四孝子为先；和为贵，和气生财，多少干戈因为你的宽容你的大度化为乌有。你的不足又成了最大的可取之处。

若说你的短处，也就是一旦遇到挫折，便觉得难以承受，你泄气，埋怨，甚至当一些妨碍生产发展影响人类进步的旧风俗一旦涌现，你就缺乏一种人定胜天、事在人为的观念。只是封建迷信与现代科技同时存在，你又毫不犹豫选择了后者。紧要关头，关键时刻；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值不值得你分得一清二楚。

我应珍惜，该知足。不可以这山望着那山高。

你是那么信任我，钟宠我。而我变了，有时变得面目全非，你意识到了也不责怪我，你的放我一马等于将我一军。

世上万物都会变，唯有根深蒂固的东西，会一点点一丝丝，一分分一秒秒流进血液，进入骨髓，除非生命停止。否则，无法抽回。

也许在物质上，我无法依靠你，但更证明我的价值与在你心中的地位。你让我精神充实，感情富裕，你是宁静的港湾，幸福的乐园，更是我永远的朋友，恋人与情侣。

多情的黄梅雨依然在下，这是个人人讨厌的季节，唯我们求之不得。

湖岸抒怀

你是长长的堤岸，我是浩浩的太湖。

你用石的坚定呵护着我，我以水的柔情拥抱着你。

我们相依相偎心心相印。你不羡慕柳的多姿草的缠绵；我不感叹涛的壮观波的涟漪，你存在多久，我陪伴多久，我一旦枯竭，你将毫无意义。

你是魅伟的岸，我是宽阔的湖。你用爱的忠贞为我筑起一道牢不可破的防线；我以情的痴迷为你编织千万个美丽的神话。

我永远不会让你望穿双眼。只要你为我守候一生。

重返太湖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此话一点不错。自从东山小北湖网箱拆迁，我们由于女儿小托不开，便上岸租了池塘，但仅十亩水面，任凭我们怎么讲科技，养高档品，抢手货，三年来，年年都只紧巴巴的过日子，而那些搬往南太湖继续养殖的人家，收入总是一年比一年可观。

我们很想东山再起，重返太湖。但太湖当中，堪称‘黄金地段’的理想水域已一点没有，我们只好在东山血防湾动脑筋。那是块历年来一直无人问津和涉足的芦柴塘。一到夏天，刚刚下午四、五点钟就蚊虫成群，灼热难捱，加上水位不高，水流不急，水质很差。要想湖滩收入不比湖中低，首先必须防止臭水侵入，而防止臭水侵入的唯一办法就是做埂筑池，再拦一层网，使干旱年月象池塘养殖，水涝期间似活水网箱养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旱涝保收。

常言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老规矩，他动‘武’，我做‘文’。

“文”一类的活是指签协议书，买住船，测量亩数和汇集资

金。

协议书由芦柴承包大户村长出面一举成功；买住船，由于如今时兴铁船，半新旧的水泥船比比皆是也较为顺利；测量亩数同样不怎么费时费力；但汇集资金真是伤透脑筋，一个月下来，只凑到二万块，离十万巨款还遥遥无期。

怎么办？找朋友晓绿，他曾托我动员发家致富的养殖户存款到他银行，并说 I 如需什么贷款只要有人担保或东西抵押就一问话。本还以为忙没帮上，反先添麻烦很是过意不去，谁知村镇签发的房产证不顶用，白白交了几十元一点用场派不上。一位好心的忘年交有街上房产证，他见我求钱心切，便愿助一臂之力，虽百把个平方，但能贷头两万不是个小数目了。胸有成竹去银行，不料节外生枝，要什么夫妻身份证！那天偏偏民政局没人无法证明，只得空欢喜一场，悻悻而归。路过村委会大门，急中生智看看今年村委会担保的银行贷款还有没有？不料，第一期款子刚刚发完，第二期款子还不知猴年马月？

一连串的不如意，加上夫妇俩开天辟地第一次分居两地，难免情绪不佳。

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一户交往不久的岸上人，获知我家处境，马上一下拿出三万元，本想算借，但一考虑到他家收入也不高，所有储蓄全靠省吃俭用精打细算日积月累，很想拉他家一把，于是，我跟他们说：我家虽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但点水之恩，定当涌泉来报，你们入股也行投资也好，反正所有风险均由我家承担，利润么，四六、三七分……接下来，又有不少亲眷自告奋勇帮助解难。

‘文’是不成问题了，可他搞的‘武’（凡粗活一类均指“武”）呢？

年前一个月预约的挖泥船说好初五到初六开工的，谁知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来，说什么有半天活还没结束，就这短短半天时间，让我们的工程一搁就搁了近一个星期。

其实，活耽误几天，反正也耽误了，顶多来不及养蟹单养鱼与虾，但人空等了一整天不说，还四处奔波寻找被湖水搁浅了的挖泥船。生意人说话不算数，老实人自然会吃亏。考机一只只打给姑父，叫他望望爱人的情况，可一点音讯也得不到。由于挖泥船一而三，再而三地拖拖拉拉，使爱人多吃了不知多少苦头。由于水浅，一路上机器派不上用场，一个人急摇紧撑，回到塘里已半夜三更，第二天一大早出去，虽找到了挖泥船，但也无能为力。

好不容易拖泥带水开进塘里，谁知机刚摇响，故障就出。活一停就停了一天半，再开工时，也好景不长，六天后水泵又坏了，刚回家的爱人来不及享受一下家的温馨就接到购置新泵的任务。他跑木渎，闯苏州，转东山，马不停蹄。幸亏从小就聪明能干又颇能吃苦耐劳，否则，即使他有三头六臂也会累垮。每见他日渐憔悴与疲惫不堪的酱色的脸，怎不叫我心疼鼻酸之至。

开开停停，停停开开，百来亩芦柴塘原本只需七天功夫，现在足足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完全应了那句“万事开头难”的话，然，好事总是多磨。

在那坎坎坷坷中，我们越来越感到生命的珍贵；爱情也在这离离合合里越来越醇畅淋漓，心被滚烫的相思填得满满的，生活除了一些寂寞难捱，不再觉得单调与乏味。因为人世间的一切都会变，唯患难中的真情才能天长地久。在清理池塘的过程中，爱人曾被繁而杂的活搞得焦头烂额苦不堪言，也产生过停止不前的念头，后经我多次疏导与劝慰才重新振作，还

有在借贷款艰难时，我的心情不时地恶性循环，但一想到在外没日夜干的他，便及早挺了过来。

然而，由于我们从没有过那么大的投资，又由于所有的投资全靠借和贷，难免顾虑重重。干得好。从此安居乐业，丰衣足食；如买电脑，我出书，爱人西装革履不再只是纸上谈兵；楼房装潢，家具变新更不会成为问题。但假如干不好呢？有时，我真不敢去多想，尽管我们不是碰额骨头，靠的是经验，讲的是技术。但‘人有旦夕祸福，天有不测风云’，万一天不遂人意……不过，话说回来，我们顶多一切从零开始。当小贩，起早摸黑，拣破烂，变废为宝。事实上我们是拓荒者，开路先锋。那一大片湖滩中唯我们成了首例。另外两家只是步我们后尘。

我坚信：拓荒者的精神不败，定能获得成功。

咏 雪

好几年没见到这番景致了：山上白雪覆盖，树上银装素裹……天地之间又一次大气的“龙飞风舞”。

这是一个上午，好几家大人都在招呼自家在雪中放纵的小孩回去，唯独我没有，倒不知不觉将自己的情感融到孩子们的天真烂漫中去

女儿，脚穿长统套鞋，身着运动球衫，扫雪又堆雪人自得其乐。不一会，还神气活现与几个天不怕地不怕怎怕父母招呼的小伙伴滚起雪球打起雪仗来，那时而点点滴滴时而纷纷扬扬溅到头上的雪，仿佛都是快乐因子，从孩子们体内溢出。

孩子爱雪纯属天性，雪是属于孩子们的，这样的机会，并不是每年都有，有些机会只有父母才能帮孩子们抓住。今年可谓天赐良机，我恨不能变成孙悟空手操金箍棒将活蹦乱跳又如花似玉的雪全部圈在一起，让女儿的欢声笑语永无尽头。

这雪，无论小如米粒的雪珠，还是大如鹅毛的雪花，均是那么无拘无束，潇潇洒洒。它似盐不咸，如粉不粘，象糖不甜……滑爽、光洁，多象女儿童稚十足的脸与一身富有弹性的肌

肤。

白色小精灵似的女儿和她的小伙伴在这雪的世界里变成了多少白雪公主与王子。

雪开始融化的一个午后，本想携同女儿一起赏雪，但女儿竟意犹未尽仍在屋门前玩雪，我只好只身在郊外独享那份雪景。从看、听到触摸，无一不让我产生一种久违的感觉，似一位纯洁无暇的男友，一段珍贵难忘的情谊，抓一把雪在掌里，童心顿时腾飞，欢乐直线上升。不远处。也有几个老者在踩雪，更有几个同龄人在侃雪……

这一场雪，真象一件稀世珍宝，又如一道美味佳肴，无人不爱无人不悦。

梦断牛腰泾桥

当公路般宽阔的大桥平平坦坦覆盖了那座木船般的小桥，我的梦也断了。

也许在娘家的二十五年，那座小桥负载过我，多少次在远嫁他乡的日子里总将它梦魂萦绕。

如今，我不再梦见那桥，也不再正走上桥中，小桥就倏地一分为二。

那座仅——一块楼板宽窄，长却二、三十米的小桥，由水泥浇铸，但年代甚远，无法考证。象一位无名英雄，曾做过多少光辉业绩，但只因无人在意竟没留下一点有关的文字记载。然后，我整整四年的中学生活，几乎每天往返于它，正如春来春去，花开又花落，日月可证。

我的娘家在吴江松陵吴新西面。距镇三、四里路之远，如没这座小桥，大人无法上街，小孩难以上学。

这座小桥西通浩浩太湖之滨，东临悠长的小河，几十吨的运输船畅通无阻；凶猛的洪水对它也望而生畏。

单薄的看上去如弱不禁风的少女又破败不堪象一位风烛

残年的老人的小桥，却有汉子般的铮铮铁骨。多少年来，我从未听说或见过有人落水或有船撞坠。

桥的两头是两条又长又窄又似乎永无尽头的沟渠。渠的两边是绿了又黄，黄了又绿的稻田与麦地。

每年秋收过后，贪梦的麻雀衔上谷子或麦粒，蹲在小桥墩上，悠然自得地品尝着劳动的喜悦与桥上的风光。

每当我走过小桥回首再望它时，那小桥又似我一忠实的伙伴，相送又相迎。

那座小桥如今不留下一点痕迹，但它永远横跨在我心的河面上，让我思维走上又走下，一如当年上学的我……

秋 月

秋天到了，秋月还没出现，一连几个晚上，连月亮的影子也没发现。莫非被‘秋老虎’吃掉了？莫非……我百思不得其解，就向丈夫询问了一连串有关月亮的问题。丈夫的回答似乎合情合理，但固执的我还是不信。

我依旧在等在盼，在东张西望。我无法违背我的初衷，我的偏爱。我要看看立秋月，仲秋月，秋末月，雨后月，风中月，星星月……

秋月不同于冬月，春月，夏月，它是一个不简单的月，不平凡的月。它寄予着一种希望，象征着一份美好。

立秋月，我是没眼福了，但我不气馁，因为还有明年的初秋，还有比立秋更甜润的中秋之月。

秋月终于出来了，离立秋只有 7 天时间。那时是个星稀风小，蝉少蛙止的夜晚。我的思绪随着它的上升而上升，变化而变化。甚至没挤出一点时间瞧瞧其它。我是太痴迷太专一了，整个晚上月亮没有降落，整个晚上，我的思绪没有停止，只是月在天上，思绪在心上。

就这么慢慢地慢慢地我的心成了天。思绪也变作了一枚永远不落的月亮。有时，那么红润，象沉醉后的笑脸；有时，那么金灿，象刚刚脱壳的蛋黄。

也许，我极象一个数星星的孩子。丈夫连说 I 真傻。我真的傻乎乎的，年近而立之年，竟不知一月中只有“15、16 两头红；17、18 坐等守；19、20 一更起”。

人不能太自以为是，人生要学的东西太多；十全十美的却很少很少。真的要好好把握、努力珍惜已经拥有的一切。

从此，我忘了看不同的月，也不再挑剔，更不再期待什么。因为秋里的每一种月，都是一片风景，丈夫的每一句话，都是一个神话。

农家小院

走进江南，首先扑入你眼帘的是一户户农家小院。

小院内的房屋，大多数 80 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建筑的二楼二底。黑色老瓦，白色墙壁，与不加修饰的果农协调一致。朴素自然，亲切耐看。只要去过一次，你就会终身难忘。

温馨，恬静、融洽、实在种种氛围围墙般包围着你，使你仿佛误入花园和果园。叫你兴奋、欢畅得简直喘不过气来。

小院差不多均是 2 人多高，百来个平方，院门滚圆润艳好似一轮仲秋之月。二、三个花坛；四、五棵果树；八、九个盆景如繁星点缀夜空般点缀着农家的生活。数声低婉的羊鸣几句粗鲁的猪吼，又把农家的日子叫唤得有声有色。

农家小院如一面多棱镜，将农家的日常习惯、业余爱好一一照射出来，你如走进客厅、登上楼梯才知他们的底细。真是多此一举和没有眼力。

大多农家，靠的是产业与手艺，所以并不富足，这从简单的饭菜，简陋的餐桌和烟雾氤氲的烟囱中可以看出，但他们都很富足，完全应了那向‘知足常乐’的格言。

夏夜，一家老小，和和美美围坐一起，拉着家常，摇着蒲扇，一个清清冽冽，凉凉爽爽的世界便在葡萄架下神话般诞生了。

冬日，一张张被阳光温暖了的安祥而本份的脸，除了岁月的苍桑，很少有人为的忧伤；一双双因勤俭织满茧子，又折裂成板栗的手总是见缝插针策划着今天与明天、希望和向往。

坦荡襟怀、尊老爱幼是‘祖传密方’。

农家小院把外面世界的虚伪、浮躁统统视作污泥浊水总是严严实实关在院外。

水墨画一样的小院在江南比比皆是，你一旦挂上了心墙，别想再摘得下来。

母 亲 湖

伸手是水，闭眼是水，养鸭养鹅也修心养性；种菱种藕也种植友谊与爱情。

累了，用水洗一把脸，疲劳顿消；热了，用水冲一下身，凉块即至；渴了，用水当茶，沁心透肺，痛快淋漓。

皓月当空，潜入高深的芦苇塘，捕捉如灰的芦燕；和风日丽，跃进青翠的蒿草丛，觅鸡蛋大小的鸟蛋，光溜溜、毛茸茸的小鸟，趣味横生，消遥自在。

端午前夕，摘船形的芦叶，扎山样的粽子，要素，水上蔬菜（鸟头梗，蒲抢草，比比皆是）要荤，网里捞鱼，笼里捉虾，应有尽有。不担心下岗，也不怕被谁炒鱿鱼，喷香的日子，多姿的生活温馨浪漫，回味无穷。

然而，当残酷的现实出现在眼前，一向轻松与活络的我倏地庄重和深沉起来。

浩瀚的太湖当中，除了几十座林立的山峰，数支高耸的灯塔，无边无际。

然，渔民们却笑傲太湖。这是何等壮观的场面，了不起的

行为？

迎面的白浪滔天，波涛劈头盖脸般的涌来，从船头到船艄，没一处是干的。但只要摆对了位置吃正了方向，最大的风浪也不在船下。

为了生存，为了富有，为了明天，老一代渔民凭着几十年的经验，铸就了一副钢筋铁骨，任凭风刀霜剑也无所畏惧，那高昂的头颅挺拔的身躯无一不在显示：人定胜天！

作为新一代的我们，面对他们，由风雨雕刻呆板而赭色的脸，也应当具备拼搏与顽强。抓紧每一天，风雨同舟，患难与共。船头的喉咙炮响，船艄的即使有千百条理由反驳，暂且也忍一忍，理解，宽容用到了点子与实处。

哦，太湖，是你给了我塑造，给了我胆略与勇气。你的博大，你的坦荡，你的包纳一切多象我的母亲！

我是多么渺小和幼稚！曾与父亲罩鱼只在湖泊，与姐妹拖虾也只在湖滨。纵然，湖泊，湖滨也芦花摇曳，蒿草翩翩，景色宜人，风光旖旎，但总归是在你的指间和膝旁。

那撩人魂魄，触目惊心的一刻，只有真正面对了你走进了你才有所发觉与领悟。

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我能真正知道船上的人，男的是篙，女的是橹。

顺风顺水，无篙船照样行驶；没橹，触礁，搁浅什么可能都有。

逆风逆水，无橹船倒退，没篙更是寸步难行。如有篙又有橹，最大的风浪也不在船下。

由篙和橹，让我想到了生活，一个人组成的家经不起风浪，只有两个人建立的家才能剩风破浪，一往无前。

当黑色笼罩，风云四起，你忍无可忍，脸色骤变，犹如发怒

的狮子，开始咆哮，呐喊，啊！太湖，我的母亲，原来你的耐心也是有限度的。

当乌云羞愧离去，晴空再度呈现，你余怒未息，愤慨天地之间为何有那么多的是是非非与无中生有？

你渴望风调雨顺，国泰家安，因为一起无端的事件会危害多少无辜的生命？

你也向往堤岸的呵护与俯瞰，但总是失望得很；你更祈盼清白，也洁身自好，可总有那么的污泥浊水往你脸上抹黑。

没办法，等到天寒地冻时，你将自己封闭起来，但那美丽的冰花，精湛的图案，便是你心中最灿烂的憧憬！

你仍等待阳光，需要融化，然，冰冻三尺并非一日之寒，解冻之时并非一日之计。

哦，太湖，我的母亲，无论你汹涌澎湃，还是细水长流，你都在付出。你藏虾卧鱼，水产丰富，养育了多少水上人家，翠绿了多少花草树木，同时，给游人带来多少欢笑与遐思！

竹

无意间，从车窗外，我又发现了那一大片绿。顿时，一行千古绝句跳入我脑海“千百竿翠竹遮映”。

尽管，只是一闪而过的端详，但竹的印象早已深深地在我心中扎下了根：从清明祭祖那满岭的纤纤细竹，到每天必用的：晾衣竹，竹筷，竹篙……

竹的用处可真是广大。娇嫩时可当菜食；二、三米见长可给渔者在湖上作捕鱼捉虾的标记；到了参天大竹，又可做竹扁担、竹篓、竹篮、竹筐……凡用竹编织的工具总是价廉物美，经久耐用。

啊！竹，当我再一次不是用眼，而是用潜意识梦见那一大片绿，我多想设立一个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下不知，明月来相照。”

那是何等浪漫与惬意的境界：

我原以为鸟语花香最聂耳动听且赏心悦目，但我错了。这一大片绿又大又深无边无际简直成了竹的海洋。

竹虽有粗有细，有高有低，有大有小，有弯有直……但不

论怎样总如兄弟朋友间极为客气和友好，既保持一定的距离，又不忘相互间的扶持。假如没有狂风暴雨的袭击，竹竟是那般挺拔、又刚正不阿；即使有时突遭电闪雷鸣不得不弯成一张弓，仍顽强地耸立着，且努力向上不断生长着。生长着的那种不屈精神叫人潸泪而下。

竹的清瘦、修长，让所有的绿树和青草暗然失色；竹的无私无畏，叫人类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

阳光在竹林里穿梭，斑驳多姿；

雨珠在竹叶上跳跃，晶莹剔透；

小鸟在竹间里欢鸣，鲜活乱跳；

野花在竹丛中绽放，姹紫嫣红。

一群群游客，走走停停，一副赞叹不已，留恋忘返的模样；三三两两的竹农在竹路上劳作，悠然自得。

从出生到死亡，哪怕薄薄的一张竹叶也可当柴禾，竹的一生都在奉献，真是空了自己，丰满了世界。

松陵一中

每当我路过松陵一中，我的目光就会停留思维就会放飞。松陵一中原叫石里中学，太湖之滨的中学生均在这儿上学。

学校周围，东边是破旧不堪的小村庄；南边是阡陌纵横一望无际的田地；北边与西面是断断续续奄奄一息的渠水淙淙声……哪象现在，东边是新颖别致井然有序的教师公房；南边是广阔平坦的道路，琳琅满目的商店，色香味美的饭馆、酒家……

那时候，只有几间简陋的教室；几件简单的教具。学生，每天迎着星光上校，踏着月色回家。没有车子，只有步子。网兜当书包，饭盒捧在手；没有荤也很少有素，5分或一角是一天最多的零用钱。衣衫单调，面黄肌瘦。十多年了，我还清晰记得我是借同学纪红的黄军装拍的毕业照。快二十岁的人了，连一件象样的衣服都没有。十三岁县田径运动会上因没一双球鞋又穿不惯钉鞋被人讥笑赤脚运动员。

如今的中学生呢？个个花花绿绿，崭崭新新；自行车，书

包也是品种多样，五花八门，丰腴的身体，红润的面容……

如今的学校呢？高高大大，敞敞亮亮；不仅环境优美，设施齐全，食宿条件也优良。校内有电工、电子、电拖、计算机、语音、烹饪、旅游服务、画室、物理、化学、英文打字、制图等设备应有尽有……

松陵一中与石里中学，真是今非昔比。

乡间小桥

在我们乡下，有好多那样的小桥；桥面一人多宽，桥身一船来长，两边各三个桥洞，且逐个缩小。

小桥均由水泥浇铸，有的由于年代甚远，早已斑驳陆离；有的虽经过修筑，但往日的‘狰狞面目’终难遮掩。

然，儿不嫌母‘丑’。小桥世世代代架在人们的心河上。虽然它总是银白一色。但比起天上的彩虹不知美丽多少倍？

母亲的叮咛，父亲的迎接；恋人的欢聚，情侣的送别；到家的感觉，离乡的滋味……无一不在桥上留下深刻的印记和浓郁的回忆？

每一座小桥都有每一个故事。

二月里，孩儿们在桥上放飞风筝与童趣；

六月间，青年人在桥上站成跳水运动员。

寂寞难捱者、牵肠挂肚者，在桥上望穿双眼出门在外的人；失意者失落者也在桥上哭泣过、徘徊过……

小桥成了发泄地，希望期，有时也成为一种象征某样标记。

小桥的两头，是成千上百阡陌纵横的池塘和成块成片郁郁葱葱的田野。小桥耳闻目染了乡间的变化，多少高大宽敞的新楼覆盖了矮小与狭窄的平屋。

有时，一个村庄拥有一座小桥，有时一座小桥横跨两个村庄。

春去秋来，花开花落，远远望去，小桥似乎变幻莫测。小时上学经过，仿佛一位默默无闻的老人，又如一位忠实的小伙伴；长大以后小桥又仿佛作了扁担，成了父亲的形象。

多少次，见到了桥仿佛见到了家，见到了亲人一般；多少回，走上桥，心呼之而出又归心似箭。只要有桥就有希望。

如果有一天没了那小桥和熟悉，那失落会喷涌而出。

我爱乡间小桥，喜阅鸟儿歇息；也爱倚在小桥上看船儿在桥下南来北往，昼夜不停。

鹰之歌

你是一只灰色的雄鹰，虽然没有翠鸟的外表，也没有燕莺的歌喉，但你搏击长空，盘旋万里。

为了崇高的理想，文学的殿堂，你飞过多少名山大川？俯瞰多少花草树木，小桥流水？

你从不回首，也很少停留。你矫健的双翅，锐利的目光和一往无前的精神永远那么触目惊心撩人魂魄。

多想借助你的威力，却又怕加重你的负荷；多想与你并肩，但又怕分散你的思想……

你是翱翔我心空的雄鹰，任你飞到天涯海角也飞不出我的仰望和视线。

只有仰望你，我才感到自己的充实和价值。

多情的浪花是你留给我的诗；洁白的云是你留给我的画。当你远去，风，便是我的心声，雨，便是我的泪珠。

追野鸭

这几天天气特好，一点没寒冬的样子，好象暖春已悄悄来临。

小姑见我们哥嫂也来帮忙干活，正担心中饭除了鱼虾再没其它荤腥了，殊不知，成群结队的野鸭从头顶飞过。在好多网箱内栖息，小叔网箱内也有一只。探头探脑，不知被吓破了胆昏了头，还是被猎枪击伤过。也许见菜心切，妹夫唤我们上了另一船，自己携上小叔、女儿转身开着快艇飞入隔壁小叔网箱。只听小外甥大吼小叫大惊小怪，小叔的竹篙举上又举下。三番五次，野鸭终于经不起追击，一下钻个没水潭潜入艇底，等窜出水面已精疲力尽狼狈不堪了。

这只1斤半把的野鸭，在四五只小菜中，抢吃一空。饭后，大家议论纷纷。有的说：若不追肯定吃不到了。也有的说：我原以为根本追不到的……我却陷入了沉思。

追野鸭如此，追其它不是更加如此吗？只是有的人追都没追，就说追不到；有的人怕这怕那追到一半和眼看追上了就不追了。

只要不是追悔莫及，尽管去追好了，因为有些人与事如同野鸭非追不可的。

第三辑

心灵深处

时光不能倒流，朋友可以叙旧

人生能有几回搏

一个将近花甲之年的人，要来个最后冲刺，这不能不让人震惊？因为在农村要想干一番大事业，大多数是些青年人，即使四、五十岁的也往往缩手缩脚，怕三怕四，敢想不敢做。

而这个快六十年纪的人，不仅敢想还能敢做。他不怕担风险，更不怕亏本。那是块人烟稀少，鸟儿啼啭的地方，四面芦苇，芦苇外面是一望无边的太湖，内侧是连河带堤的大包围。水小时，岛屿一样；水大时，似汪洋大海。一到夏天，蚊虫乱飞；一到冬天，寒风刺骨。正因为这样，这水域始终荒芜着。他看上了也选中了这块地方，每天一早三、四点钟起来，查箱、补网、备料、投食，忙忙碌碌总要到太阳落山才可以一歇。别人家，不是兄弟搭伙，夫妻搭档，就是父子或母子，唯他——由于老伴还没退休，老娘在敬老院，两个子女均成家立业分开过，单枪匹马，一人独闯太湖。纵然辛苦艰难，但没有怨言愁结，纵然孤独寂寞，也无半点后悔和气馁，用清冽冽的太湖水洗洗脸上的疲惫，眼中的倦怠，就当起了家庭妇男。

他吃住在一条仅五吨重的水泥船上，近二十亩水面的网箱呈长方形，今年是第一年，属摸索阶段；由于一切靠借贷，他只先南北扩大，等明年或后年再拓展东西方向。这样一来，方

方正正，正正方方，没有六十亩，也有四十亩啦。

他原在大轮队上当船老大，后因父亲病故，便去东山西泾山五七农场管花果，但风风雨雨几十年，仍两手清风一无所有。

人家网箱养殖，无论鱼还是虾或蟹，都很盲目或模仿；有的碰额骨头，有的烧香拜佛求观音菩萨。他虽读书不多，但知道如今只有靠科技才能高产。于是，他善学好问，也不顾准备工作劳累，路途遥远亲自去蟹苗正宗基地崇明收购蟹种，回来后选时间选天气下放，饲料由天然饲料小鱼、螺丝肉到精饲料山芋……在蟹每次脱壳期，又放足饲料，特殊照看，以防蟹儿们互相残杀或狗急跳墙。

由于他与老伴刚在镇上买了商品房，一下子借贷了近十万元。别人都认为他年纪大犯不着，家里人也不大赞赏，毕竟数目太大，可他还说是个小数目，一、二年就出本了，他不相信自己不行，跌倒了可爬起来么，他更不想不经过奋斗就轻易服输。

是呵！人生能有几回博？这个天生一副钢筋铁骨的人一下太湖就向家人报喜不报忧。他认为蟹苗正宗，管理有方，环境适宜，不会有什差错的，宏亮、脆爽的声音，硬朗、健壮的体魄造就了他不屈的性格顽强的精神。今年上半年的水旱，下半年的台风面对他望而生畏。他有的是防患意识，谨慎处事，水浅时，就马上进网箱踩沟；水涨又立即加网，尽管过度的劳累，过份的忙碌使他过早地衰老，这衰老，从如霜的头发、眉毛中可看出，但他说他身上的零件，没一个在坏，既然这样，那他一定会如愿的。因为成功永远属于充满自信和勇于拼搏的人！

忆 外 婆

外婆离开人世已有好几年了，但她特有的慈爱和高大的身影始终浮现在我眼前。

在我近半辈子的人生中，我的大多数时间是与外婆在一起的。没上学前，跟外婆摇船看荡，上学以后，一到放假，礼拜天就向外婆那儿跑。

外婆一直住在那条沉甸甸的小木船上，每次去东山姑妈家，我便问她的船为何没别人的轻巧？外婆似乎一言难尽，总是笑而不答，用她那十分慈祥的双眼。当我从母亲和姑妈嘴里知道，外婆的命很不好，三十几岁死了第一个外公，且没给她留下一男半女，外婆便从岸上领来了我当时仅6岁的母亲，嫁的第二个外公也早早离她而去。两个外公，一个大男子主义，另一个封建专制，外婆没过上一天好日子。虽说第二个外公留下了姑妈，但一个女人携扶两个小孩生活是何等的艰难可想而知，到母亲十九岁便招父亲为女婿。

也许是天生，也许是由于自己孩子不多，外婆总把父母当亲子，又将姑妈的儿子与我们兄弟姐妹几个视为心肝宝贝，她不象其他人，动不动就打骂或将儿女关在门外，用慈眉善目形

容外婆的行为，最为确切。

听母亲说，外婆年轻时曾靠编织为生。所以，在我与外婆看荡期间，船上所有的遮盖都是外婆的杰作。一到初冬，芦花白，芦杆儿壮，芦叶儿黄，外婆就割来很多芦苇，然后，一根根劈开，铺平……每当见她轻松自如娴熟有加的编织情景，我就会想起如今用机器缂丝或绣花的场面。编织芦席，也编织岁月与勤劳，芦席盖到船上，也常常盖到她脸上，只是船棚霜雪好打，脸上霜雪难拍。

外婆一生与船为伴。船成了她的家，也成了她挣钱过日子的一种工具。摇生意那阵，一般都是身强力壮的男儿，唯她是女的，又是五六十岁，可她力气大如牛，木船成了供销社与乡下的桥梁，也成了流动商店，辛苦了自己，方便了他人。

外婆一生清淡如水，揭开木锅盖，里面最好的菜是饨酱，可浓香扑鼻回味无穷，而所有的柴禾又都是节俭的外婆一一拾来。

外婆似乎不象个老人，她从不唠叨，在我们小辈眼里成了朋友，她关心我们的成长，但从不干涉我们的婚姻选择。

自从我出嫁来到东山，她便每年搭船来姑妈或我家玩。即使下雨刮风，她也不忘我这个外孙女。披着一件破外衣；戴着一顶旧凉帽；柱着一根弯竹竿，傻乎乎笑咪咪站立门口，不拉她不进，留着她也不肯多吃一口饭，她是多么传统多么地不讨人厌？

她每时每刻关心儿孙的安康，而将自己的一切均置之度外。正由于这样，她才重重地摔了一跤，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时间会冲淡一切，唯有对外婆的思念越来越浓，越来越浓……

好婆种的菜

现在的孩子，恨不得一日三餐餐餐山参海味，而蔬菜最好天天见不着，我女儿便是其中的一个。

不吃素，无法均衡营养，怎么办？

第一次她好婆送来了自个种的菜，我见机会难得，便抱着试试看的心理，与女儿促膝长谈。也许耳濡目染，也许情有独钟，女儿眨巴着小眼，默认了一下，终于开了‘金口’。

我家原有一块亩把的自留地，虽有各种各样的果树，但因没嫁接良种，一点不值铜钿。所以一直荒着。自从好婆种上了蔬菜才变成了绿洲。

春种长梗头，西瓜筋，莲花菜；冬有白菜、萝卜、菲菜……各种蔬菜，要绿有绿，要黄有黄，红红通通，青青翠翠。

好婆种的菜，首先管自家吃，接着送左右邻居，最后才去换钱。

从日出到日落，从夏到秋，一天近十个小时，自留地上的菜似乎不是水与肥料来浇灌，而是好婆的莹莹汗珠来滋润。自从好婆种了菜，我们一年四季的蔬菜不再上街去买；自从好

婆种了菜，女儿就天天爱见素，遇到家里来客，蔬菜不够，上菜市场购了一些，女儿也会脱口道。

“吃，好婆种的菜！”

女儿小帆

日子过得真快,转眼女儿都 13 周岁,又进入了青春期,上了初中。

那个一笑就酒窝深深一拍照就将手指放在唇边的小不点不见了。

女儿长高了,比我还高,真不可思议。我们每次去城市,都过秤,去年我们母女俩又称了一下,女儿偏瘦,我偏胖,身高的均 1 米 56。今年不敢再称。因为女儿的高是真高,而我的高是与高跟鞋有关。

女儿的高完全由于腿长,她的双腿颀长又结实,还长着细密的茸毛,正因这样,女儿才不大喜欢裙装。女儿的天真可爱与她的诚实善良有关,也与她的家庭有关。

由于家庭差,又收入不多,我家化妆品,名牌类的东西一律没有,所以没有假货。有的只是一日三餐,且全是大米饭和粥,新鲜素菜的水产,从没有什么营养补品。

女儿在小学学习,功课成绩一直在中等以上,一、二年级,我们在湖上养殖,虽然离家很近。但由于一会吃住在水上一

会吃住在岸上，女儿的字总也练不好，成绩也从不冒尖。由于责任在我们家长，所以我从没怪罪过她。又风又雨的日子，一只小小的角排凳，叫女儿的字如何工整得起来？由于生活不安定，二年级一次测验把我吓一跳。尽管她从没满分过但也不至于才 70 几分。后来经我耐心询问，她才道了实情。

是的，那天我是与女儿一起走出家门并在她校门口和她分了手。但我没料到我的离开让她的思想再也集中不起来。走进了女儿的内心才真正地认识了她。以后我不再在女儿考试时出门，我是个体户，时间完全可以自由支配。但我还是趁热打铁告诉她：万一有什么事父母一时不在，作为学生也应思想集中。习惯了也习以为常了，从此，哪怕我有事几天几夜在外，女儿也再没有因上次原因影响过学习。

自四年级开始，反倒十分自觉，字也写得大有进步，成绩直线上升。

所以这一次小学毕业，女儿能考到平均分数 94.5，已很不错了。当然，假如她临场发挥得好一些，那效果定会更理想。

说长不长说短又不短的 13 年间，女儿给我总的印象是乖巧和懂事的。我们夫妇俩边劳动边带她到大，从没象别的人家天天要提高嗓子喊破喉咙。尽管有时，她也嘴不饶人，但还不能指责她，我们作父母的有时也会用词不当或讲话不算数。错误最大也有原因，孩子最小也有自尊。

女儿不仅乖巧懂事，还通情达理。95 年我家盖楼，96 年我出书，经济十分拮据，她 11 岁生日那天，第一次没请人，也没点歌，一改往日的浪漫和丰盛。而女儿只说只要给她过生日，无论怎样过她都高兴。我们把家里仅有的一百元现金买了一只蛋糕和一盒蜡烛，菜无论荤素全是自家种的和养的，而

我送她的生日礼物也只是一句‘愿你生活着的每一日都是你的生日’

今年是她 13 周岁生日，本想在她三喜临门之际好好庆贺一番，但由于今年房子油漆了一下，明年我又准备出书，只得一切从简。女儿说，我们一家三口人过就行了。

七月初七每年只一次，一生一世，我女儿也只有一个，我多希望在物质上多给予一些，但我总无能为力。

我只能在精神上多让她快乐一点，欢笑一些。冬天，我与她打羽毛球，乒乓球；踢足球，踏雪花；夏日游泳，划船……

我要用其他父母做不到的慈爱和关心，让她在如花的年龄有花的面容，在如花岁月里整个人生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回味无穷。

无 题

时光不能倒流
朋友却能叙旧

——作者题记

多想再回到小时候，回到伙伴中间。

啊！时间走得真快，转眼，小伙伴成了大伙伴。成家的成家，成才的成才，成功的成功。

不论远近，总想看看、问问。可有时，路上遇着，认识也当陌生；有时，步止也欲言又止。

人与人之间好象隔着一座山，一条河。即使说话也不能大大咧咧；笑也不能随随便便。

特别是彼此分过手的，离过婚的，似乎只能当路人最为合适。一副一本正经、小心翼翼的样子。

小时候，翻滚、扭打的情景，你吃我咽的样子，要么不想，一想就辛酸、苦涩。

一个偶尔的机会，仁姐告诉我。前些天，她为儿子找工作，无意中遇见了小时候的伙伴。第一次重逢，限于他妻在，

只得‘公事公办’；第二次只有他们俩，便情不自禁谈到了各自的婚事。本来，他们也知道，虽有媒说，可彼此心里早有各自。然而，他去了部队之后，不知为何不再提起亲事？原来她出嫁了，他探亲一知心便空空如也，但也没办法，谁让他轻信谣言，误认村里那轻浮姑娘就是仁姐？二十年的误会解除了，在无意之中。可是，如没这个机会这次长谈，那各自心头的阴云将罩到何年何日？

听仁姐说，似乎他也在后悔。可我说：两情若常在，又岂在朝朝暮暮？更何况，他那么卖力地为她的儿子找工作，难道不意味着什么吗？

仁姐的转告，使我产生了很多联想：时光不能倒流，但朋友却能叙旧。

心 祭

——纪念阿公逝世十周年

假如阿公不英年早逝的话，那今年就是他的六十大寿了。

我与他儿子相识那年，他不过四十出头，然而，生活的贫困，岁月的艰难，使他的腰不再挺直，左右两肩也明显不对称。肤色永远‘青黄不接’，密密匝匝网似的折皱，过早地前拥后挤到他不高的额上，削瘦的脸上。

阿公是那样的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在以后近十年的相处中，我都是沐浴在他阳光般的慈爱中，春风般的温馨里。

阿公虽是一家之主，但没大男子主义思想。每当婆婆买菜或贪玩晚回家，他一有空就洗净锅，淘好米。阿公还是一队之长。队里几百口人，几千棵树，几十只渔池全由他安排，由于他刚正不阿又平等对待，总象家务事一样管理得有条不紊。

每天一早，村里和队里的人家公公、叔伯都到他住处喝茶、聊天。他一大早烧好开水，放好茶叶，仅二十个平方的小屋成了不是茶馆的茶馆，茶水芬芳，乡情缭绕。

那时，我们没分家，加上姑娘还未出嫁，一共九口人。我家的女儿，大房的儿子这两个人成了阿公的手心手背

肉。他左手右手携手扶到会走，又左一肩右一肩扛到上幼儿班。由于朝夕相处，两个小不点儿与阿公的感情笃深。每晚临睡前，两个小不点儿总要在阿公的床上大闹天空一番。听书如命的阿公此时即使有最好听的书也会忍痛割爱。全身心地投入到天伦之乐老少无猜之中去。他眉开眼笑使出他的拿手好戏：掀动额头，敲响胎窝，还弯腰曲背又做马来又当飞机。每天一早，两个小不点儿不用父母大吼小叫便会早早起床赶到阿公那儿报到。

阿公一生节俭朴实，一年四季，总是那两身蓝布罩衫，夏天薄一些，冬天厚一点。

在没承包到户之前，他一直与人合伙做生意，自从分到了渔池和桔树，就殷勤地把当时还称得上摇钱树的桔树，管辖得郁郁葱葱红红通通。后来，桔子越来越不值钱，他便瞧准有赚头的活干，叫二儿子与人合开运输船。他的二儿子，即我的爱人。由于船小风险大，每晚，阿公都收听明天的天气预报，不到准确无误决不让开船，假如有时船晚回来一会，他便赶到码头心急如焚望穿双眼。他这种视儿女为第一，钱财为第二的行为真叫我感激涕零，他那种巧妙的催人起床法更是值得提倡。

每天凌晨约三四点钟，他那沉重的脚步声便出现在他二儿子窗前，不忍心可又不得不为的举动约有五六分钟，他轻微的‘咳嗽’声才开始‘如雷贯耳’。假如有时，他的儿子没有准时回应他便会过了约摸半小时再次‘咳嗽’两下。

年轻的我们，由于恋睡，所以什么也不准备，可细心周到的阿公总是天天将开水，饭菜一一准备停当，虽只是粗茶淡饭，但总比饿肚子和喝生水强得多。

阿公与婆婆一生有五个孩子：四男一女，两个小儿子——

由于姨妈与舅舅家谁也不会生育，便各领去一个。可阿公总将身外的两个儿子牵肠挂肚。尤其小儿子，由于姨妈死得早，姨父不爱劳动，一家五口人的重担全落在他弱小的肩头，他怕支撑不起，一心想回来，阿公心里最好不过，可还是含泪一次次亲自送走，并关照他取消回来的念头。阿公知道姨母家带他到大不易，总不能说走就走，何况是一家之栋梁。

也许心事过重，也许潜伏性毛病太多，阿公未老先死。且死得那般安详、从容。那一天，他的两个儿子都在家，他的孙子也与他午睡了一会，但一转眼，他却坐在藤靠椅上，捧着茶杯，打盹似的再也没醒来。

阿公正当年华，也正当儿子们一个个日子好转的时候走了。没留下一言半语，也没给我们带来一丝半毫的麻烦，人们都说：这是做小辈的福份。然而，我认为，做小辈的最大福份就是长辈的健康和长寿。

假如阿公五十岁不溘然而去的话，那今年就是他的六十大寿了。

为谁而活

小时候,或许为父母,为一只小小的风筝,也或许为了捉迷藏,翻跟头,为了野餐为了零用钱为了……究竟为了什么我也说不具体。

稍大以后,特别懂得一些美与丑,恋与情以后,为了梦为了幻想;也为了朦朦胧胧,疯疯癫癫和动不动就赌气并想到自杀的初恋。

不过,现在,经历了一点挫折,磨炼;接受了一点煎熬、苦痛以后,不只为什么爱与恨,更不只为了上有老下有小。希望过高,失望也高,负担过重,更会脚轻头重。不再轻生,少了不少烦恼和泪水,多了很多轻松与微笑。并不是我真的或已完全成熟,其实,有时,我还如一个长不大的孩子,心依旧那么骚乱不安青春好动,似含苞的花朵,又如刚出土的嫩芽,梦也五光十色,婀娜多姿。

当然,我表面上,还是:激动但不冲动,动心动情很少动身。

由于我想快活些,所以,总做些对社会对他人对家里有益

的事。

遇到不合理，也不再争辩，更不会落得个面红耳赤脖子粗。秀才碰到兵有理说不清，而有些人‘兵’都不如，简直是‘牛’，而我不想对牛弹琴。

遇到怠慢或歧视，也置之不理。因为最美丽的人也有丑陋的时候；最富有的人也有贫穷的时候；最坏的人也有好的时候；最幸福的人也有痛苦的时候；最聪明的人也有愚蠢的时候，最清醒的人也有糊涂的时候；最理智的人也有冲动的时候；最平凡的人也有伟大的时候；最健全的人也有残缺的时候；最老实的人也有不老实的时候……

当你贬低别人等于贬低自己，当你嘲弄别人也等于嘲弄自己；当你拥有，同时也在失去；当你失去，同时也在得到……

想得这么开的我还有什么不快活的？

正因为如此，我才想为自己而活，快活的活一活！

找回童年的乐趣

曾见过扑克牌与麻将台；也曾在多人怂恿与诱惑下动了玩玩的念头，但那大起大落的输赢，总叫我敬而远之，加上害国害民又害己，乃至今日年近不惑仍不敢涉足那条路。

好些人都说我跟不上形势，我也承认，尤其在冬闲，在一些风天雨天无法劳作时，多想轻松些快乐些。

一次见女儿与几个小伙伴在打乒乓球。乒乓台竟是一块旧门板，那情景活象我小的时候。

小时候，我唯一的玩具，便是一副自制的乒乓板和几个人合买的一只乒乓球。逢到星期天或暑寒假，我就和弟弟们，伙伴们一起玩。

那乒乓台桌不是一、二只长凳合二为一，就是一块破门板，由于那时候房屋简陋，所以门板取下来或安装上去十二分的方便，简直不费吹灰之力。

因为只是瞎打，所以打不出什么技巧，但它打走了我童年的寂寞与孤独；打来了少年的欢乐与充实；也打出了朋友、同学之间的团结和友爱。

当然，家里的小木船也可算是玩具。

我们常常摇着小船去游泳或割草。灼热难捱时，我们就把小木船当纸船，放上半船水，再几个人一字排开站在一边，把船倒过来翻过去，人一会儿在船艄，一会儿在船舱，好玩极了，也凉快极了。不过，稍不留神被船儿罩住，那可不是好玩的。

现在的孩子多好，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地上跑的……只要说得出，应有尽有。只是不象我们的乒乓球只花几分钟；只是有的玩具比家具还贵，一般收入的人家是根本玩不起的。

我深深地被孩子们的天真活泼而感染了。很快参与了进去。紧接着，女儿又别出心裁打起了羽毛球。由于这几天天不好，风雨交加，便在 40 平方的大客厅里活动。当然，风和日丽时，便到屋后大草坪上。跳绳、踢毽子、丢手绢，老鹰捉小鸡。春日里，还放风筝，野餐；夏日里，游泳，戏水；冬季里玩雪、滑冰……

有位朋友说：与孩子们一起丢失的时间，上帝定会加倍偿还，此话一点不假，由于多娱乐，灵感也多了，思维更活跃，身体也健康了不少。

久而久之，我与女儿两代人之间，思想越来越沟通，关系越来越融洽，共同语言也与日俱增，不仅如此，正处于逆反心理阶段的女儿脾气不再倔强。我与女儿交朋友，也再不只是一句空话。

不想说话

不想说话。

就这么走着，走到湖畔，走上山坡，走在林荫路上。
任凭知了高叫，黑云笼罩。

不想说话。

就这么坐着，坐到车上，坐上小船，坐在独木桥上。
任凭风吹雨打，昼去夜来。

不想说话。

就这么站着，站到树旁，站上台阶，站在十字路口，任凭窃窃私语，交头接耳。

不想说话。

就这么躺着，让大地去提出抗议。让天空去发出回响，也
让灵与肉去产生共鸣，手与指去进行长谈，嘴与唇去不停交
流。

甜蜜已充溢胸间，欢畅已流遍全身。

一切早已抛在脑后，什么都不在乎。

会心一笑，足可证明一切。

含情脉脉，包含千言万语。

我的学生时代

如果说，父母，兄姐也是我的老师，那我的学生时代应从出世第一天说起。

父母教我说话、走路和摇船撑篙；兄姐叫我玩耍、采菱、拾蛋……

当然，我的学生时代是 1970 年下半年正式开始的。那年我已十周岁。父亲的南征北战（先是从东山太湖公社下放到红光大队，又从东山转到吴江），使我一连读了两年一年级，第一年，我仅八岁，在吴江东门老大队，由于我人小又不能自理，加上常被人欺侮。那件事都过去几十年了，可我依然耿耿于怀。一个高年级同学姓谁名谁我不说了。他见我下课吃剩下的饭，硬说我拿了他的黑鱼吃。我虽然男孩子般活泼好动，但窃贼是可耻的这一点还是知道的。我一口蒸粥还没进肚，我真想鳄鱼般张开嘴巴，让他看个清楚。

被人冤枉，在我学生时代还出现过一次，这里我不想详说。俗话说：人世间有两大苦是真的苦，一是生活贫苦，第二就是被冤枉苦。其实，世上最贫苦的人也有富甜的时候，而被

冤枉苦才是真的苦，它完全可以让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置于死地。

说真的，二十几年来，我只做过一次贼，那时我未来的婆婆家极穷，我每次上门，总要带上几包父亲的香烟转送给公公。

陆上定居后，我家住在吴江北门三里外的花笼湾内。东面与五星大队成了血脉相连的兄弟；南至解放军部队农场，北面又是一只渔池形状的大围，西面临中国四大湖之一的太湖东太湖。

东太湖渔产丰富，景色迷人。我的父母常早出晚归在湖上捕鱼捉虾。寒假一到，我就随他们前往。无论冰有多厚，雪有多大。我最爱看父亲罩鱼。父亲裸露粗壮的右臂，在凛冽的水上大力士似的。我就住在船尾——那拖着四五条手臂粗细的绳旁。船，不快不慢，父亲的双眼不偏不倚正视着被绳拖过的水面。冬天的鱼由于天冷一动不动躲在湖底，凡被绳碰倒的鱼都如惊弓之鸟。鱼一动，水面上马上泛起一个螺旋式的泥潭。于是水也混了，父亲‘嗖’地举起那又大又圆桥门洞似的罩，然后投标似地投向混水，这时，小船往往离罩四五米，甚至十几米。但由于父亲眼明手快，混水摸鱼，总是十拿九稳。父亲摸到鱼后总要高高举给我看，忘了冻红的右臂忘了疲劳。有时，一个上午就有几十斤，有时不多，只供一顿饭菜。也许是自己劳动所得的，所以鱼的味道不知比市上买的鲜美多少倍。

我也常利用假期和母亲去拖虾。我们常去的地方是吴江路。在我们没陆上定居前，我父母常去拖虾，一早不知哪个港口出湖，一晚又不知到哪个港口停歇，浮萍一样四海为家。

冬天的虾跟鱼一样，所以拖虾总是百发百中。有虾的地

方，也有圆圆的螺蛳、扁扁的河蚌和一团团青亮的水草，于是，我和母亲不得不将虾从杂草中一只只拣出来。为了怕手冻和手被刺。母亲常削好几双筷子样的竹条用来拣虾。蹲在船头拣虾要比船梢撑篙冷得多。所以冻得我清水鼻涕冰凌一样一串又一串。而撑篙对我来说好象猴子爬杆，一点不觉得冷。由于人小，力量不足，我常拣几只虾就爬到船梢，母亲虽然天生小巧玲珑，弱不禁风的模样，可一干起活来，马不停步，她一会儿船艄，一会儿船头。母亲的少言少语，让我看到了生活的艰辛，人生的不容易。

稍大后（约十四五岁），我们常常姐弟仨人，有时也和别人一起去割草卖草干。为了多割点晒点换钱，填补家用。有时，我们去很远的三八两。三八两离花笼湾十几里路，那里也是一只渔池形的大包围。我们大队的田地大多在那里。

遇到太阳光似一支支毒箭射下来，我们就躲在树荫底下割，但仍满头大汗，衣裤全湿。于是，有时我们索性割一会草泡一会水。烈日下的水比烈日下的地还烫。多少次，我们脚趾内溃烂成灾痒疼不止。我们这么没完没了的帮助家里劳动并没影响我们的学习，还锻炼出了一副钢筋铁骨。

上了初中，功课多了，岁数也十六了，父母不再叫我们一有空就干这干那。可也许我是网船人，又是单枪匹马，其他几个同学由于路远全半途而废了，好多岸上同学瞧不起我，他们骂人，吐唾液，踢脚，扔石片，几乎三天两天对我围追堵截。我吃不了就兜着走。

我是如此地渴望学习知识和文化。走在撒满阳光的乡间小路上，我无心观赏鲜艳的花朵，翠绿的庄稼欢快的鸟群和溪流；也不愿意跟要好的同学一起走。我一边独自一人一边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写有数学、化学公式、英语单词的纸条轻念，

默记。

我读的中学在吴江湖滨石里中学，即现在的松陵一中。几间简陋的教室，几件简单的教具。整整四年，老师辛苦、学生艰苦。与现在的中学生相比真有点苦不堪言。没有车子，只有步子，网线袋当书包，饭盒捧在手，没有荤也很少有素，5分或1角是一天最多的零用钱。面黄肌瘦，衣裤单调，十五年了，我都清楚记得，我是穿着同学纪红的黄军装拍的毕业照，哪象如今的中学生，女的花花绿绿，男的风度翩翩。赛车，牛津包五颜六色，目不暇接。

我象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每期成绩总是班里前列，同时，我还几乎年年被评为三好生。当我十七虚岁时，团支书王景芳老师又亲自介绍我入团。

1978年夏天，是我四年中学中最最快乐的一段日子。我们高（二）班全体同学在班主任宋荷峥老师的带领下，去部队农场学军。我们学解放军叔叔扛枪、演习，也与他们一起劳动、娱乐。虽只短短七天，却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特别是一个天气多变的上午，我应宋老师之邀与同学周秦树，缪云良去五里外的渔业大队买鱼，船刚上湖时，顺水顺风又省力，可回来时，逆水逆风又迎浪。一会儿又下起瓢泼大雨。他们都是岸上人，不会摇船，撑船也是勉勉强强，但他们机智勇敢。双双跳入齐脖颈的湖水一左一右边游边推船向前。尽管小船仍忽上忽下，颠来颠去，但由于我们临危不惧团结一致，全班同学还是准时吃到了鲜美的鲫鱼。

6月20日开始，同学们就加紧复习迎接高考，可我呢？拿到了高中毕业文凭就以为太平无事万事大吉，将妈的希望，自己九年来付出的努力全毁于一旦。我两次高考落榜。我好后悔，后悔关键时刻没好好把关。如今想多看点书总没时间，

想多动动笔，又感到知识有限。有时，真有点“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感觉。

如果说，社会也象家庭是一所学校，那我的学生时代仍在继续。

一个人只有不断地学习，才能不断地提高。

我愿我的一生都是学生时代！

与他同行

我爱散步。独自一人或结伴而行。
看夕阳落在山顶的壮观，余辉镀在树上的奇异及镶嵌于湖面的神秘。

今晚，是我第一次骑车散步。余是二十年的朋友。十八岁那年，我独步于湖边，余以为我可能轻生，自行车铃响个不止。以后几乎每次散步都会撞见他。回家时，有时我先回，他尾随；有时一起并肩，却从不搭话。若说女孩一枝花，那他活象一个护花使者。

有一次，他终于开了金口说：你不开心就出来吧！
然而，我曾不止一次遇见过他。十多年后，他有了气派的车子，美丽的妻子，可爱的儿子。可他总忧伤地说：外表美的人并不代表心也美，也不一定给人带来快乐，就象生活富裕了除了住房宽敞日子舒坦，并不象征生活幸福与美满。从此，我知道了他依然喜欢独自散步的原因。

也许同病相怜，所以二十年来，我们始终可以相互理解。他给了我很多的慰贴，很大的关怀，可我无以回报；有时，

他动了真情，我也没一点表示。

他叫我坐他的摩托车，抱住他，我不习惯；后来，他叫我索性坐在车面前。这个动作这份架势，只有亲密的情侣或恋人之间才有，我胆战心惊屏息静气真是受宠若惊。

我们从东山宾馆东南的湖滨桥出发，路经新塘桥、摆渡口、渡村闸，在林河嘴一个凉亭上小歇，时间约 8 点左右。

我们选择仲秋之夜，意味着什么只有天知地知他知我知。那样的环境出现这样的心思这是一种境界。

我们坐在一块既象跳板又似巨臂的凉亭上，保持一定的距离。多少年了，原本我们完全可以走近，近得没有缝隙。但我们没有。倒不是怕伦理道德的谴责；也不怕第三者的贵冠难戴，更不怕什么羞愧和内疚，我们怕的是瞬间的欢悦带来永远的缺憾和不必要的烦恼。

现实中，多少家庭，多少异性，单凭一时的感情冲动，闯下大祸似的，朋友没法做了，合法夫妻又做不成。整天整夜偷偷摸摸和提心吊胆，事端一起接着一起。

保持距离增添美丽。

纵然，我们会计划，能安排得天衣无缝，但恰到好处的来往即使有了透风的墙又能如何呢？

世上，还有哪种异性交往比坦荡、正当的关系更叫人愉悦和回味无穷呢？

回来的路上，不象去时，自行车时快时慢，人有说有笑。就如凉亭中的情景：只让心去感应，目光去碰撞。

脚下的路似乎在缩短又仿佛在延伸；修长的杉树，白色的房屋，低矮的桔树绰约可见。

一轮圆月盆子般始终尾随着我们。去时，轿车、卡车、自行车一辆接一辆，回来时，车影皆无。看来，夜已很深很深了。

然，我们的心仍如二十年前一般很浅很浅。

多少的渴望；多少的期待；多少的澎湃；多少的……结果谁也不忍先打破这美丽的沉默。

一颗种子不扼杀在摇篮里，以后定会疯长，我无声地先抬起腿来。有失落的惆怅，也有得到的充实。他孩子一般冲上来，要求拉一拉手，无奈中的无奈。在我们相识相知的二十年，最亲呢的动作，便是握手，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可这一回，我没接受。似乎早已发现了那预兆，彼此之间埋下的感情地雷，只要握着的手不放，就会爆炸。假如血肉横飞的仅仅是殃及我们俩个人也心甘情愿无怨无悔……

再说，早已握住了心的手，何必去做表面文章呢？

写字台断想

一直渴望有张写字台，今年总算如愿以偿。

然而，谁知，当我真正拥有了写字台之后，灵感已不如从前。

想在刚成家时，尽管没写字台，但女儿的褓裙成了写字台，我边喂奶边习作看书。冬天，被子又当写字台。夏日膝盖当写字台。九十年代初水上网箱养殖，将船板，竹榻当写字台，池塘养虾阶段又将大小不一长短不等的凳子当作写字台。

没有象模象样的写字台，文章倒写了不少，有了以后，反倒没什么可写了。看来，写字台更多时候只是一种摆设与形式。这象有的人不一定能在席梦思床上才生产出优秀的儿女一样。

吴江，这是你吗？

弯曲变平坦，矮小变高大，僻静变繁华，狭窄变宽阔……
吴江，这是你吗？

走下汽车，频频打听，才记得娘家的路。
并不是我太健忘，也不是我太匆忙。而是你变了样。
从前，低矮平房连成片，如今高楼接连天；
从前，三尺弯曲走半天，如今五里平坦仅一刻。
我坐的三轮车在跑；树在跑，房屋、河流在跑；
街道在跑，商店在跑，风景在跑……
我的目光在跑，思维在跑，然而跑得最快的还是建设中的
吴江。

报刊上的吴江，似一首清新的诗；电视中的吴江，如一幅
五彩的画。

多少次，误认书中的香港，梦里的上海；多少次走出吴江
又回到吴江。

哦，吴江，这是你吗？

庄户人家

车窗外，收割的人们，收割着稻穗，也收割着沉甸甸金灿灿的喜悦。

这是立冬过后的一个早上，薄似轻纱的雾给田野带来了神秘色彩，给车厢内披上了朦胧感觉。

正因为这样，车子才如老人般步子蹒跚。也正因为如此，车窗外的风光尽收眼帘：交公粮的，翻吐的；开沟的，扎捆的……热气腾腾将初冬的寒冷忘个净光。一派繁忙和欣欣向荣的景象。

我和女儿是去表弟家游玩。大姨妈家，二十多年没去，竟找不到一点记忆的痕迹。然而，场院上的如金谷子，田里里翡翠般的油菜，使我仿佛回到了童年。那一次随父母摇船去大姨家时，我不过八、九岁，所以只记得不大的一间屋子倒住上了好几口人，姨父姨妈，两个表哥，两个表弟。然而，星转月移，时过境迁，大表哥仍孑身一人，虽膝下添了四岁的儿子。二十来岁那阵，本来两小无猜情如手足，可家庭的潦倒始终执拗不过男欢女爱？大表哥房内太不象样了，床上连一条象样

的被子也没有，这怎不叫连一个外来媳妇也舍得下儿子而一走了之呢？

二表哥也快四十了，但由于天生脚跛，家庭的寒酸，婚姻始终与他无缘，大表弟、二表弟自幼聪明，又各有了一门手艺，才没步两哥之后尘。

一生穷困、苦难的姨妈，姨父不到六十就离她而去，家里除了几个孙儿女和两个在婚姻上无立足之地的儿子一无所有。当我走出姨妈的破屋，却总也走不出姨妈的苦脸，大表哥的愁眼。

每一户庄户人家都有一个苦不堪言的故事。但他们自得其乐得很。养上几只鸡、鸭；种点蔬菜，让生活也生机勃勃了不少。

大多数庄户人家，还不是机械化，所以拔秧时的腰酸背疼；除草时的蝗叮虫咬；轧谷场上，犹如硝烟弥漫的‘战场’，我们这个年龄的人谁都有体会。

一户户庄户人家，贫瘠了自己劳苦了自己，给社会给他人却带来了无尽的财富和营养。

做乡下人，真好

做乡下人，真好！这话有点象生个女儿真好，但是，不理解的人往往说：生不到儿子才说生女儿多好；如这么说，那么说做乡下人，真好，也是做不到街上人才那样说的了。

如真那样，那我真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了，其实一点不然。

我一出生就是街上人。那时父亲在乡里担任团委书记，早由渔民成居民。大约我四、五岁，父亲自告奋勇下放到大队，当支部书记，才又为水上人。前几年，下放干部恢复政策，所有的子女都可上调，但不把户口看重的父亲只把无法自给自足的二儿子户口迁了上去。如果，拨乱反正，父亲自己的户口上去，那我们举家都可成为街上人。再说，前几年时兴买户口，五六千元，至多1万多块。但我考虑到户口上去了，工作仍无着落，岂不是图有虚名？至于女儿，假如将来书包翻身，岂不是多此一举。

再说，当街上人有什么好，大学生都在自己找门路，下岗工人象天上的星多的数不清。

还不如‘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多享一享清新和安静吧。俗话说得好，淡泊明志。

街上不同乡下，说笑得小声，脚步得轻轻，上班才开门，下了班不出门，哪象乡下，住到何时即何时，要哭也可哭个应天响。有客人来，去自留地割一些蔬菜，到鸡窝捉一只鸡，不用上菜市场，不用味精；若是到水上，鱼虾鲜活乱跳，还有盐水鹅，白宰鸭，到街上做客人，什么都是熟菜，方便是方便，但经过包装的会有好东西啊？什么新鲜常在香雪海？难道从宰到吃前后不满半小时不新鲜吗？

住乡下，哪怕堤岸上临时搭个棚，湖面上随意飘着船也浪漫惬意。什么叫回归自然？无拘无束就是回归自然。

来子

一个正当年华的少妇，一个刚把两个孩子抚养长大的母亲，一个才三十五岁的生命……在一次完全是人为的事故当中不幸——那真是不幸中的不幸，半只脚背被挂机打落，与身体一分为二，死无全尸。

这个人就是我小时的伙伴，姓周名来子。

来子，本是城镇人，从小被我们队周家领养。也许她的养父母希望周家有根，便给她取了一个充满希望的名字。来子，一点不图有虚名，在一个妹妹‘来英’后面，周家果然如愿以偿来了一个儿子——来弟。

纵然，苏北人规矩多多。但周家始终为来子视为亲生。这从她养母的言谈中足可证实。

那一天，我回娘家，特地去来子家，她家正为明天的‘五七’而忙着准备。她养母告诉在座的每位说来子是她二十岁生的。我们谁都知道她在瞎说，但谁也没有去纠正。因为这是一个多么慈祥多么美丽的谎言啊？

自从‘女大当嫁’，我们彼此很少见面。去年夏天，我去吴

江，她正好从湖上归来。她在湖上与丈夫网箱养殖，每月忙里偷闲回家一到二次，她牵挂她的两个儿子。一个大的在外读重点高中，小儿子在本地上初中。大儿子乖巧、懂事又文静活象个女孩，来子买回的菜，不用关照，均不声不响一一理好，洗净，然后煮炒。

于是，来子有了些时间与我闲聊。好几年不见了，她有些发胖，也增添不少沧桑，但性格依然那么外向，健谈，善笑，幽默，爽朗大男人似的。她说她与丈夫一年到头只供应两只书包，听了这句话，可知他们收入不多，而儿子学习、生活费用昂贵，于是，我安慰她，有争气的儿子，做父母的最苦最累也心甘情愿。她说她就因为有两个争气的儿子才无一句怨言的。

来子与丈夫不是同队，却是邻居，因为朝夕相见，便日久生情。那时，来子二十不到，可恋人早已三十出头了。加上一个苏北人一个江南人，男女双方的长辈都不怎么赞赏，但任何人也阻隔不了两颗早已灼热与相守的心

本来，凭她的聪明能干。丈夫的勤劳智慧，一定会苦尽甘来。然而如今……听说，她是被大铁船撞死的。消息刚传到我耳膜，说什么也不相信，特地去电话询问才不能不信。

那天假如她不随婆家去烧香会出事吗？本来，凭她的水性，完全可以水里逃生，因她被自家的铁浆击中，也就无能为力了。

来子忙和穷，忙得连照张相片的时间也没有，灵台前安放的是 87 年居民身份证上的照片，穷得全身均是中长纤维料子。

多么年轻、可爱的来子，就这样，永远地消失了。

母亲的心愿

——写于女儿十一周岁生日

又是牛郎织女一年一度的七夕日，慈善的天公公把彩虹的美丽当作了贺礼，我，作为一个母亲拿什么赠你？

今天，将是你十一年来最为简单的一个生日，以往每个生日，无论带你出去过，还是在家过，单单费用没上千也有几百。记得你第一个生日，家里摆了好几大桌呢？去年十周岁生日，我和你爸为你点歌，小舅、表妹也为你点歌——为你《祈祷》，为你祝福，祝福你的《明天更辉煌》。

但是，今年，由于去年盖楼，今年装电话又出书，好不容易还了一些债，总不能再借吧。本想，再去借点也无妨，一年中唯一的一次。然而你说，只要给你过。只要有只蛋糕就行。你第一次不恳求要这要那，第一次放弃了邀请与丰盛。你能如此理解和体谅我们，我们做父母的该多么高兴？

那就再紧一紧，就真的，有时候，松一松与紧一紧一个
月也相差好几百呢。

既然这样，那我也就没什么不安了。把家中的大白鹅宰了，再炒上一盘自己养的盐水虾，煮一大碗童子黑鱼汤，最后把仅有的一百元现金全花掉……虽小菜四只，人7个，可其乐融融，因为我们四世同桌啊！

生日蜡烛燃过，大家都用言语庆贺你，也送礼给你，我，作为一个母亲，没什么可赠（以往总是一份不小的厚礼，我多么过意不去。）

“妈，你每天对我的关心，爱护就是给我的礼物……”啊？我懂事的女儿，可爱的女儿，让我把无论多少钱也买不到的心愿送给你吧？

祝你天天平安岁岁健康！也愿你生活着的每一日都是你的生日。

真正的女强人

朋友，不知你有无注意？当你走入市场，乘上汽车，或行进街头，穿梭人流，一支队伍浩浩荡荡地出发了。

别看她们衣冠不整，大手大脚；也别不把她们放在眼里。

她们不是厂里女工，看人脸听话音；也不是机关女干，发号施令目中无人。

她们来自某个小镇小村小家，从贫困从落后从束缚中走出来，没有地位权势；也没分文、依靠。然，为了独立，为了自尊，她们什么苦都不怕吃，什么累都能承受。

她们一早三、四点钟出发，鱼虾是主要目标，主攻阵地和堡垒是渔业区和菜市场。她们跨苏州闯上海，一副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篮与秤是她们的武器。

她们大多大字不识一个，可计算能力堪称世上一流，加上能说会道，没什么难得住她们。

当然，碰到不合理，她们更会嘴不饶人；遇着麻烦，蜂涌而上，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由于善于急中生智，最大的问题也能迎刃而解。

有时，她们团结亲密如一人，有时闹情绪产生矛盾，但这不愉快只是一时的，她们头脑里装着自己，可心里想的却是大家。

有年纪二十出头，也有六十快到的；但大多数是当了媳妇的。她们很少单枪匹马，我行我素。

看上去，她们的工种是 360 行中最最丢人现眼的，但她们凭自己的机灵与对生活的满腔热情。她们堂堂正正，又理直气壮，付出的是真本事，得到的是辛苦钱。同时，她们也得到了社会的公认。

她们不是企业家，但也是创业者。在改革大潮的冲击下，丝毫没有退缩没有沉论，更没有成为男人的附属品，他人的累赘。

为了人们的方便，胃口的时新，她们又成了桥，一座神奇而流动的桥。

她们其实就是当今社会一支不可缺少的生力军，更是真正的女强人！

外 婆 船

多想再上你的小木船。坐在船头，乘着风凉和月色，读书、唱歌，也听你讲讲“勤劳与善良”；多想再钻进你的船舱，看你不停的手不住的笑，也看你最爱看的大大小小闪闪烁烁的星星；多想再溜到船梢扒你烧的锅巴——当然不会忘记给你塞上一块，让你嘴更瘪笑更甜；多相再看看你为自己更为别人编织芦苇，也编织朴素与友爱。芦苇盖到船上，也常常盖到你脸上。

多想，多想再与你摇一趟南太湖。象有一年，你见“大包围”内的人吃用不便，便自告奋勇，每次街上回来，总要带这带那带足人们的渴望。小木船本来就沉甸甸的，这样一来，船行得更慢了。于是，我常常噘着嘴巴问你：“又没生意钱，合算吗？”每次，你总是亮开双眼眯眯一笑“顺便么！”很快，小木船成了流动商场。

真的，外婆。可你干吗不活到百岁千岁，干吗八十多岁就离世了？

听妈说在你的祭日，那天她要为你做一条小木船。本来

见别人兴那个，我是看也不看的，可这一次，我也想，想做一条世上最好最贵的船，哪怕花上一月或半年的收入。

让你摇着小木船继续去南太湖。不过，如今你年纪更大了，又没了帮手，千万不要再披星星戴月亮，不要再冒风雨顶酷暑地送到东送到西了。要知道，从东山席家湖到南太湖，顺水顺风也要大半天，如遇到刮风下雨，一整天也摇不到。

每次去南太湖，你总先看好风势，风大进江，风小或无风出小北湖。好几次，船到半路往往会有风变有风，于是，风中，我们扬帆，风大时就沿岸。每当这时，你从不懊悔与气馁，都七老八十了，哪来这么大的勇气？

有时逆风你就叫我拉纤。每次拉纤，船就行得很快。可你却总是起身与我合作。本来，拉纤对我来说，是好玩且有趣的事。我多希望你坐着操舵，免得我常常背湿眼睛也湿。

啊！外婆，我真的想再用小木船摆你去南太湖。别人没空，我一人送；白天没空，晚上送。风大时，进江；风小或无风出太湖。摇到半路，如起风，我们扬帆；风大时，就沿岸。你操舵，我拉纤。

第四辑

说说而已

说东说西，说长说短，说来说去，均是说说而已。

选 择

叶倩文与林子祥相互《选择》，才有了“风起的时候，笑看落花，雪舞的时节，举杯赏月……”

我们也有爱也要选择。但我们千万不要盲目地去选择。

选择是一种讲究，一种挑剔，一种决定；选择要有眼光，有魄力，有胆识……第一次选择错了，就来第二，第三次选择。

也许父母双亲，我们会无法选择，但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工作环境及自己的朋友，伴侣。

有时，即使在悬崖边，也可选择回头。

首次选择不同于最终选择；选择 A 也不等于选择 B。

假如选择过时，不如不去选择；假如选择早了，也不必后悔，有时间去后悔，不如去选择耐心，选择等待；假如不会选择不懂选择不敢选择不能选择那就让别人来选择。

最浪漫的选择是选择相思，最痛苦的选择是选择无奈；最幸福的选择是选择真诚；最错误的选择是选择愚蠢。

劳逸结合

总听见有人说忙呵累呀,这儿疼啦那儿不舒服啰……什么原因?说穿了还不是不会劳逸结合。

父亲做一大半辈子村干部,本可以拿点退休工资享享清福,但由于大弟不争气,有了儿子仍不能自食其力,父亲不得不继续为生活奔波。

不过,父亲从不马不停蹄忙得不可开交,他知道年龄不饶人,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就将一天的时间安排得井然有序有条不紊。除了冬季无活干,其它三季,他总是每日天亮,臂抄一只篮,篮里装满简单的吃的喝的用的。

父亲有一只五六亩水面的渔池,他知道人要有荤有素才能均衡营养,鱼也应该精粗饲料搭吃。才能肉肥味鲜。于是,他就去三里外的湖滨捞水草,别看每天只是半日,别看半船只有二、三担草,日积月累,五六亩水面鱼虾合养一年也万把元毛收入。

加上气温高,一般都在中午或午后二、三点钟,而父亲每天总是赶在炎热与滚烫的前面,他劳作的世界永远清冽凉爽。

每天下午是父亲的休息日，一过中午，他从不午睡，小来
来麻将，喝喝茶散散心，天一黑，就上床，一个好觉后，第二天
一大早就精神焕发架着小舟行驶在人生的小河里。

由于安排得当，劳逸结合，父亲从没有过腰酸背疼，反倒
黑里透红，青春永葆。

富 裕

而立之年的我什么也没立起来。工作,还在寻找着;家里除了一台 2000 元的彩电没一点现代气息,更不用说影碟、大哥大、BP 机和披金戴银了。

从经济上看,我并不富裕,但精神上的富有给我带来幸福和美满。

就象小时候,我 10 多岁了还穿着兄长的衣裤和姐姐的鞋袜,但我拥有手足之情,拥有母爱、父诲就拥有富裕。

我也拥有健康。鲜活的脸,结实的身体,黑里透红的肤色,加上健康的心理,健康的人生观,健康的业余爱好、生活习惯。

拥有健康就拥有富裕。

我还拥有自由和浪漫。尽管炎热里也忙忙碌碌挥汗如雨;大冷天也四处奔波为衣食住行绞尽脑汁,两个人日夜在一起,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尽管夏天很少有冰淇淋,冬天更谈不上热咖啡,但爱恋凉快情意滚烫。我的心空没有乌云、迷蒙,也没有惆怅和徘徊。

拥有自由和浪漫就拥有富裕。

当然,拥有知识和文化,聪明与才干;勇气和胆略,理想与追求;节俭和勤奋,希望与未来,年轻和美丽,同样拥有富裕。

零用钱

每当女儿伸出纤细的小手,跟我要零用钱,我就会想起自己小时候跟父母要零用钱的情景。

母亲从不随便给我零用钱,她总要先问个究竟,而且理由不充分不行,撒谎更不行,每次买书或买学习用品,母亲也总关照:“多退少补。”

父亲就不一样,只要我开口,无论多少,他总会给的。

小时候,总觉得爸好妈坏;长大后,尤其做了母亲后,有时经济拮据时,才觉得母亲的做法合情合理,更应该提倡和发扬光大。我下面有两个弟弟,不省吃俭用、精打细算怎么行?

小时候,最开心家里有客人来。客人一来,父亲总叫我买这买那。剩下的钱,只要数目不大,只要当着客人的面要,父亲总爽快得很,有求必应,客人一走又有退瓶钱。

如今的小孩已不把几个剩钱和退瓶钱放在眼里。这既好又不好。好,说明现在人们钱多了;不好,则说明现在的孩子手脚越来越大,也不大知道钱来之不易了。据我所知,收入高的人家每天总要发奖金似的给小孩零用钱,比一般工人一天

的收入还多。孩子的手脚变大，那些父母当然有责任。

我么，由于到了十七八岁，也只有一毛或半角。所以，总想在经济比较宽裕时多给女儿一些，但是我毕竟不是大款之家，当然最重要的，在平时就使孩子养成珍惜财富、艰苦奋斗的品行。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所以，我宁愿不像我父亲，而像我母亲那样，做得“吝啬”点。

后 悔

世界上，几乎每个人都有后悔。

老人后悔生了那么多子女；小孩后悔没玩够；男人后悔改了行；女人后悔心太软……

也有人后悔生不逢时；后悔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更有人后悔当初没好好学习与用功，到今天落了个高不成低不就。

我有时也很后悔，后悔读了九年书有了教书工作只因一段婚姻又回到了水上；后悔有那么多的梦带来那么多的麻烦与苦恼；后悔自作多情作茧自缚；后悔……

· 然一切既成事实，后悔也没有用，时光不能倒流，人无法返老还童；失去的永远失去了，人类有生就有死，有爱就有恨……有时间去后悔，不如多去自我安慰。

假如有时吃了亏，也不必后悔，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吃亏便是福’。婚姻，事业，爱情，一生难免波折，失败几次又何妨？一次性成功的东西实在太少。当然为了以后的岁月少几次后悔，凡事都要慎重。

孤 独

一次从吴江回东山，看见姑婆提上斤把野菜上早市。见她背弓气粗步子蹒跚，我以为她缺钱花，于心不忍给了她二十元。

谁知这几个钱，让她说遍了整过红光村，她说她在我小时候连一只糖也没给过我；字里行间大有受之有愧之意；她还说她不是缺钱花，而是实在没劲。

当母亲将听来的一五一十告诉我，我顿时醒悟。没劲，说穿了就是没人相随。是啊，姑公早亡，儿孙又全不在膝下，怎不叫她寂寞难捱。

其实，老年人孤独，还可找事情出来做，或三五成群和一搭一挡晒太阳、乘风凉。但年轻人就不行。所以，为了不孤独，有人与麻将扑克牌相伴；与酒、色、烟鬼混；只有极少数人为了不孤独，才与棋书琴画为友。

不过，话说回来，假如沉默是金，那孤独便是宝了。怕孤独，少业绩，难成功。

只是有的孤独是天生的；象性格孤僻，不愿合群者；无事

可做，没有缘也会使人孤独。

有的孤独是人为的。象伴侣之间，虽然同床共枕，但因少共同语言，孤独感照样很深。

也有的是自找的，如自命清高，目中无人。

孤独时最容易被他人诱惑被自己迷失。

然，情到深处人最孤独。

浪 漫

哪一天没记着，倒记住了你的模样。这从你的举止你的神情中可以看出。然，让我惊异的是，你竟在众目睽睽下独饮浪漫。

在四小块砖头上，你放上一锅，锅里装着什么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你没去乞讨也没扒垃圾箱。

于是，鸟儿前来庆贺；风儿为你歌唱；云为你跳起洁白的舞蹈，我为你停止所有的闲情雅致。

由此，我得知你成‘呆婆’的原因。

哦，浪漫，老年人的浪漫在于回味；中年人的浪漫在于沉湎；年青人的浪漫在于妩媚。

啊！浪漫，生活的‘味精’。

爱 好

有人说打扑克，搓麻将，也是一种爱好。对不对？

假如没有赌的成份、金钱的出入，当然无可非议，否则的话，那是不是对爱好两字有所侮辱和曲解。

虽不能像有人总说“怎么怎么爱人？可关键时刻为何显示不出一点点可爱之处呢？”那么比喻不太贴切，但多少给人一点点启迪。

所谓爱好，依我观点，应是针对好的，比如强身健体的运动，防病除疾的气功，静心养性的书法；见多识广的旅游……总之，对社会家庭及下一代有益无害的兴趣都可称爱好。

支 撑 点

邻居小林死了，一个血气方刚的年龄……为了什么？难道真的由于病魔与高温？

从老婆去世到自己闭眼前后不到四年时间。一开始用头撞墙，撞出了脑肿瘤，清纯活泼的脸，欣长灵秀的身体不见了，人胖得变了形，动了手术后幸免一死，但人一下又瘦成鱼干。纵然，兄弟姐妹父母双亲服侍得头头是道，但有些关爱谁也替代不了，只有配偶。

邻居小林的故事，让我想起一位哲人的话：“给我一个支撑点，我将地球托起。”

有了爱人的力量，情感的支撑，还有什么奇迹不可产生？

其实，世上每个人都有他的支撑点。

四肢健全的人，他的双腿就是支撑点；双脚残废者，他的拐杖就是支撑点，然，单单这些表面的支撑点还远远不够。

一个人内心的支撑点尤为重要。小孩子，有了父母精心喂养、还应有正确诱导，才能健康成长，青年人有了恋人的相互扶持和理解才能努力上进；壮年人有了家庭的温暖才能安

心工作；老年人有了子女的照料才能享受清福……

有好多人问我：这么坚持不懈业余写作究竟为了什么？就是为了给自己寻找一个支撑点，以至于不会心理不平衡，感情也很少沉沦和倾斜。

有人用酒消愁，谁知愁更深，而用写作消愁，滋味又是另外一种……你不会埋怨，无处发泄，无人倾听，更不会损伤身体。

爱

慈爱给人温暖，友爱给人力量，情爱给人愉悦。

没有爱就没有操劳没有期待没有激情没有如痴如醉铭心刻骨梦魂萦绕。

爱不需要责任，承诺；也不需要太多的语言。有时，哪怕只是一个字，一顿打，一阵骂都浸透着关怀，寄予着希望。它是心灵的呼唤，真情的流露。不会压抑，缺乏理智，容易冲动，如岩浆喷涌火山爆发。

爱是一种嘱咐和护；理解与宽容；更是一种磕磕碰碰哭哭笑笑甜甜苦苦死死生生。

爱不图钱财、姿色；最忌弄虚作假勉为其难。顶怕伤害、怠慢、冷落、误会和遗弃及忘记。

爱可藏在心底，成为永远的思念。恋情如初，爱无尽头。

财 产

小孩子可以没有玩具，零食，但不能没有父母双亲。

成年人可以没有理想工作，舒适住宅，但不能没有情的沉醉心的依附。

纵观古今中外，每次重大运动中挺不过来的均是失去亲人及无家可归的人。

亲情、爱情，这是一个人事业成功生活美满的两个阶梯；也是一个人不向任何艰难困苦屈服的一双支柱。

有了它，才能战胜病疼，拥有健康；才能创造奇迹，前程似锦；才能失而复得从无到有。

当然，同事的帮助，朋友的问候，老师的教诲；领导的器重，邻居的照顾也如同父亲的嘱咐母亲的呵护家的温馨，属于一种财产。

人生最大的财产，便是爱。

生 命 力

文章要有内容，人要有内涵。

华而不实，昙花一现。

招摇过市，不堪一击。

投机取巧，害人害己。

一张活泼可爱的脸与一句温文尔雅的话同样具备魅力。

生命力强，才能震撼人，震撼人的东西，才不容易被遗忘
被淘汰。

一　句　话

一个人不可能记住所有说的话，但一句有份量的话，一生一世都忘不了。

一句顶百句，百句不如一句。一句话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也可以决定一个人的一生。

一句话可以让人感激一辈子，也可以让人仇恨一辈子。一句话可以拯救一个人，也可以杀死一个人。

年轻人最爱听的一句话，只有三个字，最不爱听的一句话也只有三个字；小孩子最喜欢叫的一句话，只有两个字；老年人最想说的一句话往往就是口头禅。

女 人

过去，女人只是台桌上的一块抹布；后来，也只是一个任人捏来揉去的橡皮泥；直至今日，女人还只是一片丰富世界空了自己的竹子。

女人不仅有能耐，也会承受；如说女人没男人有魄力，只能怪去外闯的机会太少，受的教育也不多。

女人，有时很懦弱，但为了爱，她会成为世上最勇敢的人；女人生就平凡，但生儿育女人类还有哪种性别比她更伟大？

女人，并不是天性愿围着锅盆转，全是迫不得已，逼上梁山。哪个女人不希望自己的男人是事业上的强者同时又是家庭的帮手？哪个女人不想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女人的眼比男人高，心比男人活。因为她们既有岩浆般喷涌的激情，又有海绵一样的温柔。她们谁都想移情别恋，但只要身边的男人没亏待过她，更多的只是想想而已。

女人的名字叫情：深情又热情，女人的特征是情？痴情，多情。

工作需要激情。所谓‘窥一斑可见全豹’一个女人将一个

家庭按排得井井有条，还有什么能难倒她们的？

女人，原是一个炎炎的夏日，为了逃避一个‘毒’字，宁做冷冷的弯月。男人总希望女人是他的夜宵，而女人多渴望男人是她的良辰美景。

劝

不要以为只有年纪大的才会体贴。老夫少妻固然不错；但二十年，三十年过后呢？一个风韵犹存，一个苍老之极，叫她如何面对？

不要总羡慕富有，贫苦一点有好处，至少懂得珍惜，知道改变。玩物丧志，处优无为丰衣足食很难上进。

不要讲究门当户对，应多考虑是否有共同点？有时，爱是无条件的，只要彼此心心相印，什么都可以创造。

谁说大学生与小学生结合就不一定美满？谁说同层次的就一定理想？关键是否吸引，能否接受？

粗犷形与细腻形，内向形和外向形可以互补，很少冲突。要不，容易排斥和挤压。

能说会道固然有趣，沉默寡言，未必反感；成熟、稳重固然可敬，天真活泼也不可缺少。

公 平

有人说上帝对他很不公平,因为上帝给了他美貌,却没给他才华;也有人说生活对她很不公平,因为她的丈夫没人家的能耐和能干;可她不知道人家的丈夫没她的丈夫老实与温柔。

披金戴银,并不代表生活美满,精神富裕;生活清贫并不意味精神空虚感情贫乏。

有的人才华横溢,可相貌平平,有的人风流倜傥,却草包一个;有的人腰缠万贯,却没一男半女;有的人年纪轻轻,却病魔缠身;有的人白发苍苍,却乐观开朗;有的丰衣足食,却碌碌无为;有的人惜时如金;有的人挥钱无度……

其实,生活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因为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一对生身父母

年 轻

如果把年轻比作一首诗，那太委屈年轻那个俊小伙；如果把年轻比作一幅画，那也太小看了年轻那个靓姑娘。

年轻是什么？什么叫年轻？青翠的山峦，多情的浪花？还是……

年轻，有善变的眼神，诡秘的心境；有生动的脸庞，执着的追求……

年轻是万花筒，是七色花，里面有初恋的酸甜，新婚的苦乐；也有心中的偶像，梦中的情人；有傻傻的等候，有痴痴的相思，有辣辣的醋意，也有难言的哀肠。

年轻的日子不单调，但富有情调。世上所有的山都想攀登，人间一切的河都欲跨越但却难登上理想的高峰，跨越小小的自我和可怕的自卑。

年轻，不怕失败，却怕失意；年轻，什么都容易受伤。

年轻，只是昙花一现，切勿年轻时万事不珍惜，珍惜时已不再年轻。

心理准备

一个人来到世上,就面临死亡;两个人组成了家,就面临离散,没有生就没有死? 没有聚就没有散?

人世间有太多的自然规律,谁也无法阻挡;也有太多意料不到的,正如,“天有不测风云,人有祸福旦夕”的事发生,躲无法躲,防不胜防。人生难梦想成真遂人意愿的事也不少。作为家长,不可能只想到子女功课上去,作为亲人得了一种怪病,你也不可能不相到它可能患的是一种绝症? 尤其干大事业的人,不可以只想到成功,特别是那些能预感的特别要有心理准备。

没有心理准备,就没有承受能力,没有承受能力,遇到刺激或遭到打击,容易精神崩溃,神经失常。好多自杀者为何那么容易想到轻生? 就是在做事前无任何心理准备才造成的。

有了心理准备,才知一切来之不易,知道珍惜,懂得改变;有了心理准备,会避免多少不必要的麻烦与牺牲? 多一点心理准备,就多一份洒脱与从容。

也许有人会说:什么都有心理准备,会不会整日提心吊

胆，那倒不会，然话说回来，多一点无奈与沉重感是无疑的。

当然，一个人格不健全，思想不成熟的人，是根本不可能具有心理准备的。

得与失

俗话说，有失必有得，有得必有失。

下岗是一种失，但假如没有这失，哪能得到再就业的机会？何况，那种失，只是暂时的，因为，在这暂时的失中，你得到了多少完全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除非你没多种技能，又没潜力开发，否则，定会因祸得福，得到比以往更感兴趣的理想工作。

失恋，也是一种失，尽管第一次，注入的全是真感情叫你铭记刻骨，但初恋不一定就是你一生中的最爱。年幼时，谁不盲目与模仿？盲目和模仿会让人永远得不偿失。

虽然罗曼帝克人人需要，但生活是实在的，人不能生活在真空里，不要不懂时就涉足爱情。

一个年龄阶段有一个年龄阶段的相法，三十岁不能与二十岁比。不要说十年，有时一年、或一月也相隔不起。士别三日，也当刮目相看。

一杯茶，味道最佳，不在第一口；一场戏，一个故事的高潮与精彩部分也不在开头……

瓜熟才能蒂落，水到才能渠成。

并不是所有的“车”，都可到“山”前必有路，并不是所有的“船”到了“桥头”都自会直。

此路不通，进退维谷死路一条也不可能，来不及关机摆正方向，船沉人亡的事也屡见不鲜。

但有时，失即得，得即失。

缘 故

有位伟人说过：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是啊！任何人的好和坏，任何事的成与败，都有其根源的。成功者，假如不知自己成功的原因可能会面临失败；失败者，假如很快找出失败的原因，一定会马上成功。

一个人之所以不再被爱，也一定有其根源的，假如不去寻找失恋的原因，死缠着，吃亏的还是他自己，反过来，匆匆去再爱，也容易重蹈覆辙。

一个企业之所以会垮，也一定有其根源的，假如不去寻找垮掉的原因，硬撑着，结果会不堪设想，即垮得更惨。

成功与失败

世界上谁不喜欢成功后那种亢奋，激动？

是啊！鲜花，掌声；荣誉，地位……多么令人陶醉使人倾倒。我也不例外，但在成功与失败两者之间，最值得大书特书的却是失败。

失败，容易让人清醒，让人面对现实。

失败，也是一面镜子，它能照出一个人的内心，失败时能相互支撑，是患难见真情，尤其在难言的失败之后，有时一句话可以决定一件事的成功与否？

失败，还是一把尺子，它会衡量一个人的才能到底有多大？有魄力的，失败最大最多，也有成功的一天，无本事的，除了一蹶不振，没有他法。

有些人为何注定不成功，不是怕失败，也不是失败不起，而是找不到失败的根源，当然，自卑也是失败的一个因素。

一举成功，那是神话，是天方夜谭。

世界上哪一种科学或医术不是经过成千上万次的失败，才获得试验上的成功？爱迪生电的发明就是一个最好的例

子。

失败的次数越多，成功的喜悦越大，没有失败就没有成功，失败是成功之母，千准万确，然，成人在事，败事在人。

多少人在拥有事业上的成功后再度失败——失去家的温馨，爱的纯真，那是最大的失败。一个人，感情与婚姻一失败，事业上的成功最大最多也不算真正的成功。

下岗者失业其实不算失败，因为家庭的幸福亲人的关怀还在，这也是成功的一面。事业上的失败不等于生活上的失败，一时失败也不代表一生失败。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六十年风水轮流转，只要还有一席天地，不到一败涂地，就不是失败——真正的失败。

成功有大小，也分好坏；失败分好坏，也有大小。

成功了，不求上进，目中无人，喜新厌旧，……便是坏事；挤时间，勤钻研，逐渐养成良好的习惯，这就是失败所带来的好的地方。

成功也讲真与假，假的成功是别人吹出来，捧上去的；真的成功，是自己感觉得到大家看得出来的，它在充满自信与不屈不挠不懈努力之中。

距 离

田与田、河与河、树与树之间，那些沟渠，堤岸，路面都是一种距离。

假如没有这些距离，相互之间就会如车般碰撞。距离越小，危险越大。

距离分可测量与不可测量的，也有看得见与看不见的。
距离更有好和坏。

恋人之间有了距离（将离别也当作一种距离）会增加相思之苦；夫妻之间，到一定程度，最好像大雁飞行时一样，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免时间一长，产生抵触情绪。好多夫妻就是因为两者之间没了一点距离，才有了那么多的隔阂与分歧，

有些距离是天赋的，谁也缩短不了，有些距离是人为，谁也扩大不了。

保持距离，永远美丽。

成 熟

一直以来,我总认为成熟只代表着一种苍老,象征着一种麻木。所以有时害怕成熟,不愿意成熟,但当我或多或少强迫自己去成熟时,那种坦荡和从容不迫,那种提得起放得下我好高兴好喜欢我的成熟。

不再为情所困,被爱所煎,也不再为伊憔悴为伊等候……多少的幼稚与盲目都已烟消云散,因为人生总有很多无奈与为难,也有不少无法更改与替代和不能选择的事发生。自作多情只会作茧自缚,多愁善感无人怜香惜玉只能自作自受。

该忘的要忘,忘不了的也要忘;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也看得一清二楚;什么叫值得?什么叫不值得也明明白白。

没有谁会再说我,你太任性了?太缺乏理智,感情冲动了!

凡认定了的可以的能够的该有的不再瞻前顾后犹豫不决或左右为难进退维谷?

思想越来越深刻,知识越来越丰富,做事越来越稳重。天塌下来用头顶,地陷下去用双脚撑。即吃得了苦又耐得了寂

寃，承受能力也逐渐加强。

成熟，是一条源远流长的小河，也是一个风光旖旎的避风港，更是一个娓娓动听的故事。

所有的轻松自如，潇潇洒洒都来自成熟。

成熟，真好！

后记

我曾走进一十。

带着新鲜、好奇与一无所知。

十岁的天地很广，那里有红领巾有黑板报也有美和丑、善和恶。

我在那儿起飞与折翅。

当我走进二十。

带着梦幻，憧憬和一腔热忱。

二十的世界真美。那里有芳草地有相思鸟。也有苦与甜、酸与辣。

我在那儿畅饮与沉醉。

当我走进三十。

带着理想、追求和一往情深。

三十的岁月最快，那里有忘情水有莫名火，也有喜与悲、爱与恨。

我在那儿拼搏和挣扎。

如今我又走近四十。

带着半是欣慰半是无奈。

四十的人生好新。有新的喜悦，新的挫折……但不论怎样？我都能从容面对。

话说到这儿，聪明的人一定不难看出我结集第二本散文的目的。因为任何时期都有过渡期，任何年龄都有年龄段。今年乃是我告别而立之年，迎接不惑之年的最后一年，总想为过去的生活留下点什么？同时，也作为对社会的一种回报；对亲人的一份心意；对老师的一次感谢！

当我决定出这本集子时，多年来扶持我关心我的谭亚新老师举荐了我，让我得到了苏州市文联的帮助与吕锦华老师写的序。

我十二分地高兴，也十二分地谢谢他们！

旧的时代即将进入尾声，我希望自己将有个新的开始，无愧于新的世纪！

(吉)新登字 01 号

重返太湖

著 者 朱巧英

责任编辑 于二辉

责任校对 于二辉

封面设计 郁生宏

版式设计 薛亦然

出版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

发行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印刷者 江苏吴江震泽印刷厂

开 本 787 × 1092 1/32

印 张 6.125

字 数 136.9 千字

版 次 1999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2 0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 - 206 - 03372 - 5/G · 924

定 价 10.00 元

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工厂联系